

##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與南海地理

饒宗頤

### (一) 天一閣鈔本太清金液神丹經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有明皮紙藍絲欄鈔道藏零本太清金液神丹經三卷，合太清修丹秘訣，共二冊。天一閣舊鈔，原為嘉業堂劉氏所藏，現歸港大。是冊天一閣書目子部著錄。卷上首行題「興一」，即記道藏號數。查正統道藏現列「洞神部衆術類」第五八二冊（民國十三年八月涵芬樓印本），持與天一閣鈔本校勘，鈔本多有誤字及誤次（註一）。其文字微異者，如「葉波」鈔作「菜波」，「幽簡」鈔作「幽簡」，「或枝」鈔作「或支」，餘無甚差錯。

### (二) 太清金液神丹經之作者及時代

白雲齋道藏目錄詳注云：

上(太)清金液神丹經，上卷言金液神丹經，文本上古書，義不可解，陰君作漢字顯出之，合有五百四字，言神丹。中卷長生陰真人撰煉丹各法。下卷抱朴子述四海之內，八荒之外，殊方異域，考記異同，詳而辨之。

此書卷上題「正一天師張道陵序」，卷中題「長生陰真人撰」。考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六十五為金丹訣，內載「太清金液神丹經（並序）」，附「作六一泥法」、「合丹法」、「祭受法」，即道藏本此經卷上，惟不題「張道陵序」；又下為「太清金液神丹陰君

註一：天一閣鈔本與正統道藏本之異文，列舉如下：

因旅南行（鈔作「難」行）。大秦（大「秦」之誤，二本皆同。）諸導仙服、有所導引（鈔兩「導」字皆誤為「遵」）。尙罔（鈔誤作「罔」）。薰陸（鈔誤作「董」）。

歌」，至「諸有道者，可攬以進志也」止，不題陰長生撰，即此經卷中之上半。道藏本卷中於「以進志也」下接有「弟子葛洪曰：晉太興元年歲在戊寅十月六日，前南海太守鮑靚向洪曰」云云一段。又記「鮑氏乃表元帝陳國祚始終之要，厭禳預防之勢」，蓋出偽託葛洪者所補記（註二）。似張君房所見之「太清金液神丹經」與正統道藏本不同，否則自「弟子葛洪曰」以下，乃經君房所刪削者也。崇文總目道書類有金液神丹經三卷，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有金液神丹經三卷，宋史藝文志神仙類亦有太清金液神丹經三卷，書名卷數則與正統道藏本相符。道藏本此經卷下題「抱朴子序述」，其文云：

葛洪曰：洪曾見人撰南方之異同，記外域之奇生，雖粗該近實，而所履蓋淺，甚不足甄四遐之妖逸，銘殊方於內目哉。洪既因而敷之。……

又鄒陽書曰：今之九州，非天下之州，所謂九之一耳，四極之中，復有其八。世之學者，蓋以為虛。余少欲學道，志遊遐外，昔以少暇，因旅南行，初謂觀交嶺而已，有緣之便，遂到扶南。扶南者，方千餘里，衆以億計……考其國俗，乃云自天竺、月支以來，名邦大國若扶南者十有幾焉。且自大秦（秦）、拂林地各方三萬里，其間細國往往而處者，不可稱數也……至於鄒子所云，阨而非實。但余所聞，自彼諸國，已什九州，其餘所傳聞而未詳者，豈可復量。浩汗蕩漫，孰識其極，乃限其數云有八哉。……

所言鄒陽書當是鄒衍，鈔本及道藏本皆誤。此可謂葛洪之「大『大九州』說」。彼認「古聖人以中國神州配八卦，上當辰極，下正地心，故九州在此，其餘雖廣，非此列云」，解釋古代以天下為九州八柱之由，而對鄒子之大九州說仍覺其隘。此緣自漢至吳，海外交通日盛，眼界大開，「世界觀」自宜修正，固非前此可比擬也。其言「見人撰南方之異同」者，蓋漢議郎楊孚著異物志，其後吳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出使扶南歸國，康著吳時外國傳，稱扶南土俗傳，朱應著扶南異物志，而萬震亦撰南州異物志，（註三）當為神丹經作者所寓目並取材者（詳下）。是經屢見葛洪自述之語，如云「今撰生丹之國，紀識外邦，並申愚心，附於金液之後；常藏寶秘，則洪辭永全」云云。又

註二：抱朴子卷四金丹篇云：「漢末新野陰君（長生）合此太清丹得仙，著詩及丹經讚並序」。

卷三對俗篇：「昔安期先生……陰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此神丹經卷中託言陰長生撰者，當與此說有關。陰長生及鮑靚事，可參大淵忍爾著鮑靚傳考，東方學第十八輯。

註三：參看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又沈瑩、薛瑒（薛琮子）并有異物志之作，皆吳人也。小川博有南州異物志輯本稿，安田學園研究紀要第二、三號。

如「人視我如狂，洪眇彼如蟲」，於大秦國云「洪謂唯當躬行仁義」，罽賓國苜蓿山下「洪按此山必是長生之丘阜也」皆是。

關於葛洪丹經之來源，見於抱朴子金丹篇云：

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以還丹金液爲大要焉……余從祖仙公（葛玄）又從元放（左慈）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註四）

是葛玄所傳丹經原分爲太清及金液兩種，今道藏本之太清金液神丹經合而爲一。太清丹經一類見於著錄者，隋書經籍志子部醫方類僅有太清神丹中經一卷，陶弘景真誥卷五引有金液神丹太極隱芝，又卷十二云「乞丹砂合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似即指隋志著錄之書。甄鸞笑道論引道書有神仙金液經，未知視此如何。後人踵事增華，造述日繁，亦有取抱朴子割裂演衍爲書者。御覽六六九道部十一引西極明科云「上清金液丹經九鼎神圓太一九轉大丹等凡一百四十卷」。道藏第五九三冊（斯字下）抱朴子神仙金液經卷中卷下，即抱朴子內篇卷四金丹篇全文，又第五九八冊（松字上）題葛稚川撰金木萬靈論亦即金丹篇前段，同冊大丹問答記晉道士鄭思遠授入室弟子葛洪事，凡此皆其著例。

陳國符中國外丹黃白術考論略稿云：「葛洪神仙傳亦未述此經。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曰：『此（神）泥法既省約於金液九轉之（土）釜。』按抱朴子金丹篇據金液經述金液作法，但不用土釜。故此金液爲太清金液神丹經之金液。又東晉華僑撰紫陽真人周君內傳曰：紫陽真人周義山『乃登鶴鳴山……受金液丹經……』按諸真傳記載多係偽造，不必實有其事。但至遲東晉時，此經業已出世……又唐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引梁陶弘景纂登真隱訣云有『泰清金液，此乃安期所傳。』據此，是經至遲已於梁代出世。至葛洪在世時已有此書否，疑不能決。」（註五）然又云：「葛洪，光熙元年（二十四歲），往廣州，遂停南土，當由日南往扶南。（其後因所聞見，記晉代南洋產砂之國，附於太清通液神丹經之後。）後返里。」今按此三卷本之神丹經，始見於崇文總目，張君房所見則無卷下全文，政和證類本草所出經史方書，亦未徵引此經。遍考葛洪自序及隋唐志洪之著作，亦無此書，是其出現甚晚。此經言葛洪曾到扶南，然抱朴子金丹篇自道其足迹所至，有云「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

註四：大淵忍爾所作葛洪傳考（岡山大學法文學部學術紀要第一〇號），未引證此神丹經材料，於此問題未曾論及。

註五：關於金液丹經，可參吉岡義豐氏道藏編纂史，頁七三。

襄、江、廣數州之間」，僅言中國本土而已，是不能使人無疑。考晉書（列傳四十二）葛洪傳云：

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鑄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醫術。……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元帝為丞相辟為掾……咸和初……（干寶）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煉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

洪南來廣州，前後共兩次。初次為參嵇含幕，次則欲為勾漏令，然洪實未赴勾漏任。（註六）晉書本傳多取材於抱朴子外篇（卷五十）自敘，敘云：

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于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居道見用為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為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于南，故屈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

本傳自敘俱不載洪曾至扶南。嵇含繼王毅為廣州刺史，未至廣而遇害（註七），事在晉惠帝光熙元年（三〇六），洪來廣州亦在是年，時約二十四歲（註八）。神丹經謂「少欲學道，志遊遐外」，「因旅南行，初謂觀交嶺而已，有緣之便，遂到扶南」，使此書可信，則洪之遊扶南乃值光熙間南來就廣州參軍任之後，本傳所謂「停南土多年」時也。

抱朴子一書，據其自敘云「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蓋當晉元帝之世。然神丹經中卷論及太興元年鮑靚之預言，又記太寧二年甲申有王敦之變，三年乙酉二月元帝崩，四年丙戌明帝崩，及（成帝）咸和三年蘇峻之亂。考鄧嶽於

註六：明湛若水於正德七年二月奉命往封安南王，作交南賦（文見廣東文徵卷七十四），有句云：「仍葛洪之丹砂兮，將博訪乎勾漏，逢鮑靚於南海兮，余亦與之幽遊。」然洪實未赴任；詳鄭露赤雅卷三「葛洪未至勾漏」條。

註七：參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南方草木狀」條。

註八：參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增訂版），頁九六。

咸和五年(三三〇)始領廣州刺史，至康帝建元二年歿卒，其弟逸代之(註九)。葛洪再至廣州，為鄧嶽所留，旋忽卒，鄧嶽馳至已不及見(註一〇)。是洪至遲當卒於建元以前。神丹經中言及咸和間蘇峻事，似當作於晚歲，其記產丹諸國地理可能作於再度南來之時，則在抱朴子成書之後矣。證以神丹經下云：「昔經眼校，實已分明也。余今年已及西，雖復咀嚼草木，要須丹液之功，而荏苒止足，顯死將切近，小縣之爵，豈貪榮耶？洪所以不辭者，欲結以民力，求其通路耳。將欲盤桓於丹砂之郊，而修於潛藏之事，此之宿情，祿願俱集，永辭墳柏，吾其去矣。」如係洪手筆，當作於咸和六年求為勾漏令之後。(註一一)

葛洪著作不知名者，如自敘記其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黃白篇記其外篇及雜文二百餘處(註一二)。此經下卷關於外國丹砂藥物，係自他書鈔撮者，安知不在其列，惟極難確定。此經中記大秦一章言「昔老君以周衰，將入化大秦，故號扶南使者為周人矣。」又云：「今四夷皆呼中國作漢人，呼作晉人者」，似出晉人撮錄而託名於抱朴子，且必在王浮撰老子化胡經之後。

按用韻可以推定寫作時代。神丹經卷下文字間有用韻處，茲錄二段如次：

行邁靡靡，汎舟洪川。發自象林，迎箕背辰。乘風因流，電邁星奔，宵明莫停。積日倍旬，乃及扶南，有王有君。厥國悠悠，萬里為垠。北教林邑，南函典遜。左牽杜薄，右接無倫。民物無數，其會如雲。忽爾尚罔，界此無前。謂已天際，丹穴之間。逮於仲夏，月紀之賓。凱風北邁，南旅來臻，怪問無由，各有鄉鄰。我謂南極，攸號朔邊。乃說邦國，厥數無原：句稚、歌營，林揚、加陳，師漢、虜犁，斯調、大秦，古奴、察牢，棄(葉)波、鬪賓，天竺、月支，安息、優錢。大方累萬，小規數千。過此以往，莫識其根。

另末段云：

衆香雜類，各自有原。木之沈浮，出於日南。都梁青靈，出於典遜。雞舌芬蘿，

註九：吳廷燮東晉方鎮年表。

註一〇：太平御覽六六四道部六引晉中興書記洪卒前與鄧岱書事。

註一一：大淵忍爾葛洪傳考附葛洪年譜：「咸和六年(三三一)：年四十九，求為勾漏令煉丹，南來為廣州刺史鄧嶽所留，康帝建元元年(三四三)：六十一歲，歿於羅浮，尸解。」是洪第二度南來棲遲粵地有十年之久。余嘉錫疑年錄稽疑反對錢大昕說，以葛洪卒於咸和時。謂「洪求為勾漏令，本傳不著年月，安知不在咸康以後。」

註一二：參晉書謝注卷七十二葛洪傳「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下注。

出於杜薄；幽簡茹來，出于無倫。青木天竺，鬱金罽賓，蘇合安息，薰陸大秦。咸自草木，各有所珍。或華或膠，或心或枝。唯夫甲香、螺蚌之倫，生於歌營、句稚之淵。菱蕤月支，硫黃都昆，白附師漢，光鼻加陳，蘭艾斯調，幽穆優錢。餘各妙氣，無及震壇也。

觀上文四字韻語，與萬震南州異物志贊文體略同（異物志贊嚴氏全三國文七十四輯存貝、犀、象三篇）（註一三），而用韻頗近「元、魂、痕、先、仙、刪、寒、桓同用」之例，若何承天上白鳩頌、謝靈運山居賦、張融海賦、陶弘景水仙賦，大體即如此（註一四）。「眾香雜類」句以下協韻有「南」、「枝」，「南」單部字，是除陽聲-ng，-n，-m通協外，又協陰聲支部字（註一五）；疑有方音字存於其間，惟從用韻觀察，此書決不晚至宋、梁以後，可以斷言。

### （三）太清金液神丹經所記外國地理

#### 象林 西圖國

太清金液神丹經（下簡稱「神丹經」）云：「象林，今日南縣也。昔馬援為漢開南境，立象林縣，過日南四五百里，立兩銅柱，為漢南界。後漢衰微，外夷內侵，沒取象林國。銅柱所在海邊，在林邑南可三里，今則別為西圖國。國至多丹砂如土。」

按：後漢書一一六記「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因置象林長史，以防其患。」晉書地理志，日南郡統縣五，首為象林。是所云「今日南縣」者，「今」即晉時，象林為屬於日南郡之一縣也。象林今難確指為何地。大致屬承天府日南界隘雲山（皇越地輿志卷一。據馬伯樂（Georges Maspero）占婆史，馮承鈞譯本頁21）。

西圖，他書作西屠。水經注三十六溫水注引林邑記：「建武十九年（公元四三）

註一三：萬震南州異物贊一類韻語，侯康輯錄，尚有「合浦之人，習水善游」（御覽三九五），

「扶南海隅，有人如獸」（御覽七九〇），可補嚴輯之缺。

註一四：參王力漢語史論文集，南北朝詩人用韻考，頁三六。

註一五：東漢薛君碑以南與塵、歎、君、營……等叶，詳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頁六二。

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註一六）初學記六引張勃吳錄：「象林海中有小洲，自北南行三十里，有西屠國人，自稱漢子孫，有銅柱云漢之疆場之表。」（註一七）左思吳都賦：「烏滸、狼臙、夫（扶）南、西屠、儋耳、黑齒之酋，金鄰、象郡之渠。」劉淵林（達）注引異物志云：「西屠以草染齒，染白作黑。」太平御覽七九〇引異物志文略同：「西屠國在海水，以草漆齒，用白作黑，一染則歷年不復變，一號黑齒。」（註一八）同上引交州以南外國傳：「有銅柱表為漢之南極界，左右十餘國，悉屬西屠，有夷民所在二千餘家。」又引外國傳：「從西圖南去百餘里，到波遼十餘國，皆在海邊。」梁書林邑傳：「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國夷，馬援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則作「西國」，藤田豐八據御覽所引南史，改正作「西圖」，是也。通典一八八林邑國文略同。而作「有西屠夷亦稱王焉，馬援所植兩銅柱表漢界柱處。」又注引林邑國記「馬援樹兩銅柱于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境。」合以上各條觀之，西屠在晉時日南郡象林縣南境。漢之南極界有十餘國，悉屬西屠，則西屠亦非叢爾之國。其俗為黑齒。至產丹砂，則神丹經所獨載，他書未言及。

丁謙梁書地理志考證：「西屠北距林邑二百餘里，在今中圻平定（Bình đĩnh）省境。」藤田豐八島夷志略校注：「西屠、西圖，同音異字。或云今 Châu đòe（朱篤）」。陳荆和云：「朱篤今南圻地，位置近越棉邊境，坐落後江江口一八〇公里之上游。西屠所在，以此說較合理。」

## 壽 靈 浦

神丹經云：「出日南壽靈浦，由海正南行，故背辰星而向箕星也，晝夜不住，十餘日乃到扶南。」

註一六：樊綽蠻書「安寧城，後漢元鼎二年，伏波將軍馬援立銅柱定疆界之所，去交趾城池四十八日程，漢時城壁尚存，碑銘並在。」此應是建武十九年事，樊氏誤記。唐馬總又建兩銅柱，見嶺外代答卷十「銅柱」條。

註一七：七修類稿卷二三「辨證類」，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二八冊，並有銅柱考。玄覽堂叢書本海國廣記「安南古蹟」項，安南志原「銅柱」條（一九三一年河內遼東學院印本）記銅柱事，可參看。

註一八：山海經海外東經有黑齒國。淮南子地形訓有黑齒民。此處御覽，概據中華書局影宋本（第四冊），下同。

又云：「舶船發壽靈浦口，調風晝夜不解帆，十五日乃到典遜，一日一夕，帆行二千里。」

按：壽靈浦，他書作壽冷浦。水經溫水注：「究水北流，左會盧容、壽冷二水。……又東，右與壽冷水合。水出壽冷縣界。魏正始九年，林邑進侵，至壽冷縣，以為疆界，即此縣也。」（註一九）又云：「（永和）七年，（滕）峻與交州刺史楊平復進軍壽冷浦，入頓郎湖，討（范）佛於日南故治。」並引康泰扶南記：「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日南發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靈」、「冷」同音。其地在今沱灑河地區。陳荆和云：「壽靈即壽冷。越讀前者為Tho-linh，後者為Tho-lanh，兩音與沱灑（Đa-nang = 大南）之歐名Tourane甚近。」（註二〇）

## 典 遜

神丹經云：「典遜在扶南南去五千里，本別為國。扶南先王范曼有勇略，討服之。今屬扶南。其地土出鐵。其南又有都昆、比嵩、句稚諸國。范曼時皆跨討服，故曰名典遜。典遜去日南二萬里。……舶船發壽靈浦口，……十五日乃到典遜。」

按御覽七八八引南州異物志：「典遜在扶南三千餘里，本為別國，扶南先王范曼有勇略，討服之，今屬扶南。」當為神丹經所本。而神丹經作南去五千里。疑「五」字為「三」之訛，香要抄本霍香條，及香藥抄「裏書」並引南州異物志「霍香出典遜，海邊國也。屬扶南。香形如都梁，可以著衣服中。」（註二一）

註一九：朱謀瑋水經注箋謂壽冷即漢書地理志交阯郡之壽冷縣。晉書謝安注同，實誤。辨詳楊守敬水經注疏卷三十六頁四十六。

註二〇：周鈺森鄭和航路考謂：「壽冷浦在今沱灑河及河口地區，武備志所附外國諸蕃國交阯界之大靈胡山，海國廣記作大琅琊山，俱為「沱灑」之對音，而壽冷則其原音云。」按水經注之「頓郎湖」與大琅琊亦應同為一名。

註二一：香要抄本及香藥抄裏書見日本續羣書類從第三十一輯。南州異物志此條，宋本御覽九八二引作「霍香生曲遜國，屬扶風」，有誤字。宋本類聚八一引作「霍香出海邊國」。通行本「海邊國」作「海遠國」。各書互勘，知御覽奪「海邊」二字，類聚奪「典遜」二字及「屬扶南」一句。海遠則明為「海邊」之訛。法苑珠林四十九華香篇第三十三引南州異物志「霍香出典遜，海邊國也。屬扶南。」不誤作曲遜與海遠，可據校正。參小川博南州異物志輯本稿出頓遜國條。神丹經於典遜之前，有記「扶南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一段。扶南事蹟，伯希和有扶南考，陳序經有扶南史初探專著，考證已詳，故今從畧。



洛陽伽藍記卷四：「善(原誤「善」)提拔陀自云：北行一月日至句稚國，北行十一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按「孫典」當為「典孫」之倒。典孫即典遜也。

典遜他書多作「頓遜」茲輯錄如次：

梁書卷五四扶南傳：「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經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汗，停甕中數日成酒。……(范蔓)自號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孫等十餘國，開地五六千里。」(註二二)

御覽五五六引扶南傳：「頓遜國人或鳥葬或火葬。鳥葬者，病困便歌儻送郊外，有鳥如鵝，綠色，飛來萬計，啄食都盡，斂骨焚之，沈之於海，此上行，必生天。鳥若不食，自悲傷，乃就火葬，取骨埋之，是次行也。」(卷三七五引同。)

又卷七一九引同上云：「頓遜國有磨夷花，末之為粉，大香。」卷九八一引同上書：「頓遜人恆以香花事天神。香有多種：區撥、葉逆花，途致、各遂花、摩夷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於市賣之。燥乃益香，亦可為粉，以傅身體。」(北戶錄三引扶南傳：「頓遜有區撥花、葉逆花、致祭花、各遂花、摩夷花、燥而合香末以為粉」可以參校。)

御覽卷七八八引宋竺芝扶南記：「頓遜國屬扶南，國王名崑崙。國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天竺婆羅門千餘人。頓遜敬奉其道，嫁女與之，故多不去，唯讀天神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疾困便發願鳥葬，歌舞送之邑外，有鳥啄食，餘骨作灰，壘盛沈海。鳥若不食，乃藍盛火葬者投火，餘灰函盛埋之，祭祀無年限。有酒樹，有似安石榴，取花與汁停甕中，數日乃成酒，美而醉人。」藝文類聚七十六所引略同，惟不及鳥葬並釀酒事。而云：「……香有區撥摩〔夷〕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千車貨之，燦更香好。」與御覽略同。

通典一八八與上引各書相同，次於扶南之下。惟述鳥葬較詳云：「頓遜國，梁時

註二二：此段文字，西方學者迄譯及研究者頗多，有 Groeneveldt, W. P. (1879), Schlegel, G. (1889), Pelliot, P. (1903), Laufer, B. (1918), Luce, G. H. (1925), Braddell, Dato Sir Roland (1939) 等，而以 Paul Wheatley 之“Tun-Sun” (JRAS, 1956) 後出最精。

聞焉。(原注：一曰典遜。)在海嶠山上。……其俗又多鳥葬」文同梁書，惟謂「若不能生入火，又不被鳥食，以為不行也。」太平廣記四八二引窮神祕苑：「頓遜國，梁武朝時貢方國，其國在海島上，地方千里，屬扶南北三千里，其俗人死後鳥葬。」又御覽七八八引唐書：「頓遜國出霍香，插枝便生，葉如都梁，以裹衣。國有區撥等花十餘種。」(註二三)

典遜地望，向多異說。(註二四)惟謂位於今日馬來半島，學者無異詞。Schlegel考定為下緬甸南端之答那思里(Tenasserim)費鄧說亦相同，頗為一般學者所接受。(註二五)P. Wheatley謂頓遜為猛族(Mons)之國，建都於Phong Tüh與Phra Pathom之間。(註二六)梁書稱頓遜有五王。近年H. L. Shorto新說，謂Mon語，đuñ=Capital，漢名或表示Proto-mon "đuñ Sun" - Sun đuñ = five cities(五城)。(註二七)其說是。典遜，武備志鄭和航海圖作「典那沙冷」。(註二八)諸蕃志：「注輦國，北至頓田三千里。」馮承鈞疑「頓田」為頓遜之訛。

### 都昆 比嵩

神丹經云：「( 典遜 )其南又有都昆、比嵩、句稚諸國，范粵時皆跨討服，故曰名函典遜。」

註二三：B. Laufer (*JA* xii, 1918)謂此節出自宋孫甫之唐史論斷，Wheatley亦從其說。( *Golden Khersonese* 頁18，註3 )按唐史論斷凡三卷，有粵雅堂叢書、藝海珠塵、學津討原、學海類編各本，實無此條，及御覽所引唐書諸條。

註二四：頓遜所在，有若干異說：

- (1)馬六甲說——明史三二五滿剌加傳：「或云即古頓遜，唐哥羅富沙。」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六〇外志三夷情上「番夷」蒲刺加國條：「頓遜在海嶠山上……東界通交州，即古哥羅富沙也。」哥羅即泰南之Kra，此說實誤。
- (2)暹羅說——黃省曾西洋朝貢錄暹羅條及魏源海國圖志均主之。
- (3)舊柔佛說——今人韓槐準舊柔佛之研究(南洋學報五卷二輯)。
- (4)淡馬錫說——方豪中國交通史第一冊(頁210)。

註二五：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證謂「里諸今地，假定由Pakchan河口北至Tenasserim行十二日，則由Tenasserim東北行至大湖附近應約三十日，與( 洛陽 )伽藍記文恰符，此亦Schlegel說之有力佐證。」(頁127)

註二六：見 *The Golden Khersonese*, pp. 17-30, 286, 292.

註二七：見 H. L. Shorto: "The 32 MYOS in the Medieval Mon Kingdom" (*BSOAS*, Vol. XXVI, p. 583, London.) 此條承陳荆和先生指出，謹謝。

註二八：見向達校鄭和航海圖(中華本)1961，頁53、54。

又云：「硫黃都昆」。

按：梁書五四扶南傳：「（蔓）自號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孫等十餘國，開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鄰國。」（南史七八文略同）屈都昆乃暹羅灣四國之一。

御覽七八八引隋書：「邊斗國（原注一云「班斗」）都昆國（一作「都雅」，按鮑崇城本作「都軍」）拘利國（一作「九稚」）比嵩國，並扶南、度金隣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國。其農作與金隣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棧香、藿香、及硫黃。其藿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敗，惟中節堅貞，芬香獨存，取爲香。」（註二九）通典一八八文字同。惟云：「邊斗國（一云班斗）、都昆國（一云都軍）、拘利國（一云九離）、比嵩國，並隨時聞焉。」

都昆異名，除上舉注語，亦作都雅、都軍，一云「都君」。（太平寰宇記三七七）或作屈都昆、屈都乾及屈都。都昆出硫黃及藿香。藝文類聚八一引吳時外國傳：「都昆在扶南南三千餘里，出藿香。」御覽九八二引吳時外國傳：「硫黃香出都昆國，在扶南南三千餘里。」注云：「南州異物志同」。按法苑珠林四九，政和證類本草三「流黃香」條俱引吳時外國傳文同。又御覽九八一，引吳時外國傳：「都昆在扶南，山有藿香。」又引南方草木狀：「棧蜜香出都昆，不知棧蜜香樹，若爲但見香耳。」

屈都昆即屈都乾。其國史事，據水經溫水注引（王隱）晉書地道記云：「朱吾縣屬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縣民漢時不堪二千石長吏調求，引屈都乾爲國。」又引林邑記云：「屈都，夷也。」屈都一名則爲省稱。晉書九七林邑傳云：「于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御覽七九〇引（交州以南）外國傳云：「從波遼國南去，乘船可三千里，到屈都乾國，土地有人民可二千餘家，皆曰朱吾縣叛民居其中。」又云：「從屈都乾國東去，舡行可千餘里，到波延洲，有民人二百餘家，專採金，賣與屈都乾國。」朱吾縣叛民入處都昆，其國必在日南郡隔岸。

屈都昆有關基本資料，不出上列各條。伯希和扶南考謂「都昆應在馬來半島」，

註二九：今隋書南蠻傳無此文，岑仲勉云：「或是張大素之隋書」。通典文同；惟作「有此四國」，多一「四」字。

其說甚是。日本藤田豐八謂在蘇門答臘，山本達郎、桑田六郎、杉本直治郎諸氏均有異說，詳見太田常藏之屈都昆考文中引述，茲不備列。神經丹云「硫黃都昆」，其地以產流黃香著名。「流黃」一名原出自巫語之 Lawang，（梵語丁香 Lavanga 同一語原。）馬來出肉桂，流黃香即其屬類。以香藥而論，都昆地在馬來是也。屈都昆亦省稱曰都昆，關於「屈」字，向有兩說，一謂「屈」如巫語河口之 Kuala（太田氏說）。一謂「屈」如梵語訓地之 Ku（岑仲勉說）。至於地望，有 Trenggnu，Lacon，Dungun 等說，皆以對音求之。其地當在馬來亞東海岸，可以論定，殆即漢書地理志之都元國，眾家多同意此說。（註三〇）

比嵩，他書或作北嵩。金刊本政和本草十二引通典云：「次不沈者曰棧香，海南北嵩國出好棧香、薑香及硫黃。」按棧香嶺外代答作箋香，一名煎香，為沈香別種，馬來為肉桂產地，以香藥言，比嵩當亦在今之馬來半島。

漢書地理志：「自黃支行可八月到皮宗。」藤田豐八、費瑯皆以皮宗當滿刺加附近之 Pulau Pisang（甘蕉島），即鄭和航海圖之毘宋嶼，許雲樵、Wheatley俱謂皮宗即比嵩，惟甘蕉嶼僅一小島，比嵩為國名，應指馬來半島之南端。（註三一）

## 句 稚 國

神丹經云：「句稚國去典遜八百里，有江日（按應作口），西南向，東北入，正東北行。大崎頭出漲海中，水淺而多慈石，外微人乘船舶皆鐵葉，至此崎頭，慈石不得過，皆止句稚，貨易而還也。」

按御覽七九〇引南州異物志：「句稚去典遜八百里，有江口西南向。東北行極大崎頭。出漲海中，淺而多磁石。」又卷九八八引同上書：「漲海崎頭，水淺而多

註三〇：伯希和扶南考（*Le Fou-nan*，馮承鈞譯，史地叢考續編頁13，日本太田常藏氏之屈都昆考，見昭和三六年東京學藝大學研究報告12，彼已在年前謝世，承其胤子 Koki Ota 君郵贈此文，附此致謝。太田氏以丁加奴（Trenggnu）比對都昆，似嫌紆曲。岑仲勉云「中亞語言 d 與 l 可互變，則都昆可為盧昆，今馬來半島有 Lacon，地在 Bandon（萬崙）之南，以擬古之都昆，並無不協。」（中外史地考證頁118）許雲樵則從藤田豐八以都昆即漢書地理志之都元國。以馬來亞東海岸丁加奴屬之 Kuala Dungun（俗稱龍運）當之。（馬來亞史頁77）太田常藏屈都昆考亦以都元國即都昆是也。

註三一：見向達校本頁50。岑仲勉又以比嵩擬 Pakchan（中外史地考證頁126）音殊不近。許說見馬來亞史頁78。

磁石，外徼人乘大舶，皆以鐵鑊鑊之。至此關以磁石不得過。」合此二條觀之，即神丹經所本也。

句稚去典遊八百里句，「典遊」，或作「與遊」。(如陳運溶麓山精舍輯本南州異物志。)P. Wheatley 譯作 Yü-yu，以為不可考。岑仲勉引林邑記「渡便州至與由」為證，然地望不合。今據神丹經，知「與遊」乃「典遜」形近之誤。

御覽引隋書拘利國一作「九雅」，通典一八八云：「拘利國一云九離」，梁書范蔓所攻克者有九稚，稚、離、雅，三字形近，雅必稚之訛，而九離又拘利之音轉，句稚即九稚之異譯。

句稚去典遜不遠，洛陽伽藍記曰：「南中有歌營國，……北行一月，至句稚國，北行十一日，至孫典國(即典遜)。」是句稚在典遜稍南，路程相距十一日，當在今馬來半島。

梁書中天竺傳：「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拘利口當即南州異物志及神丹經之「句稚」江口也。烈維(S. Lévi)讀梁書「投拘利」為一地名，以為即希臘 Ptolemy 地誌書之 Takkola(此地名亦見巴利文大藏那先比丘經 Milindapanho 中)。按水經河水注引扶南傳云：

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

拘利一名，初見於此。原作「拘利」，梁書即本康泰說。楊守敬水經注疏以為梁書「投」字衍文，並云南史亦衍「投」字，寰宇記南蠻二南蠻四並無「投」字。許雲樵則讀作「從扶南發，投拘利口」。以投字為動詞。伯希和後悟烈維說為非。謂「據水經注卷一引康泰扶南土俗傳作『拘利』而非『投拘利』。此拘利國已見前考，應以拘利為是。」(扶南考附錄三馮譯本頁四四)

拘利所在，許雲樵以為即 Ptolemy 地圖中之 Coli(或 Kole)，即今甘馬挽河(Kemaman River)口之朱垓(Chu Kai)，岑仲勉則以為拘利即通典之哥羅，買此之箇羅，今之 Kra 海峽(註三二)均尚難確定；惟拘利當在馬來半島，則不成問題。

註三二：許雲樵說見馬來亞史第三篇第五章頁62—69。岑說見中外史地考證頁121—125。按此實藤田豐八舊說，見其前漢時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記錄。

## 杜 薄

神丹經云：「杜薄，闍婆國名也。在扶南東漲海中洲。從扶南船行，直截海度，可數十日，乃到其土。人民衆多，稻田耕種，女子織作白疊花布，男女白色，皆著衣服。土地饒金及錫鐵，丹砂如土，以金爲錢貨。出五色鸚鵡、豕、鹿，豢水牛、犬、羊、鷄、鴨，無犀、象及虎、豹，男女溫謹，風俗似廣州人也。」

按御覽七八八有杜薄國，引唐書云：「杜薄國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渡海數日至。其人色白皙，皆有衣服。國有稻田，女子作白疊華布。出金銀鐵，以金爲錢。出鷄舌香，可含，以香不入服。鷄舌其爲水(木)也，氣辛而性厲，禽獸不能至，故未可識其樹者。華熟自零，隨水而出方得之。杜薄洲有十餘國，城皆稱王。」通典一八八文略同。此段文字與神丹經前半同。

梁書扶南傳：「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火洲，洲上有諸薄國。」御覽八二〇引吳時外國傳：「諸薄國，安(女)子織作白疊花布。」又引廣志：「白疊毛織出諸薄洲」。是諸薄與諸簿，亦即杜薄。

御覽七八七引康泰扶南土俗云：

諸薄之東有〔馬〕五洲，出鷄舌香，樹木多華少實。諸薄之東南有北攏洲，出錫，轉賣與外徼。

諸〔轉〕薄之東北有巨迹洲，人民無田，種芋。浮船海中，截大蚌螺杯往扶南。(按藝文類聚八四引徐衷南方記：「……大貝出諸薄巨延州土地，采賣之。」「巨延」即「巨迹」同名異稱。)

諸薄之西北有薄歎洲，土地出金，常以採金爲業，轉賣與諸賈人，易糧米雜物。」(按御覽七九〇「波延洲」引外國傳：「從屈都乾東去，航行可千餘里到波延洲。……專採金賣與屈都乾國。」「波延(誕)與「薄歎」音近，地皆出金。或傳譯異名。)

諸薄之西北有耽蘭之洲，出鐵。

伯希和謂杜薄祇能視爲爪哇，則諸薄國東之馬五洲，應求諸於今之Bali。(註三三)今神丹經云：「杜薄，闍婆國也。」而新唐書南蠻傳：「訶陵，亦曰社婆，曰闍婆，在南

註三三：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馮譯本頁90。謂「馬五」應是「馬立」或「馬里」之訛。新唐書婆利亦號馬禮。

海中。」島夷志略：「爪哇，即古閩婆國。」唐書訶陵傳作社婆。神丹經、通典、御覽引唐書均作杜薄，馮承鈞於閩婆傳注稱「杜薄」應是「社薄」之訛，說似可從。（南洋交通史頁一三二）則社薄當在爪哇島上，而社薄、社婆，一音之轉，皆Java之古譯也。

北戶錄崔龜圖注引南方異物志：「鸚鵡有三種。青者大如鳥白，白者大如鵝，五色者大於青者，五色者出杜薄州也。」又御覽九二四引南方異物志：「鸚鵡鳥……白及五色出杜薄州。」（註三四）同卷引唐書：「元和十年訶陵國遣使獻五色鸚鵡。」亦可為杜薄即唐訶陵國之傍證。

又鷄舌即丁香，產爪哇翠藍嶼，見馬可波羅遊記，唐書杜薄出鷄舌香，法苑珠林四九華香篇「五馬洲出鷄舌香」，亦可見杜薄之即爪哇也。藤田豐八云：「Moluccas諸島其土人呼鷄舌香為Gaumed音近『五馬洲』，則五馬洲之義即鷄舌香島，以其出產名之。」御覽引扶南土俗稱馬五洲，法苑珠林引吳時外國傳作「五馬洲」，「馬五」乃「五馬」之倒。（註三五）其說較伯希和之改馬五為「馬立」較勝。

陳序經云：「諸薄若為蘇門答臘與爪哇一帶，在方位上，北攏州與馬五洲是在小巽他羣島或是西利伯諸島，薄歎洲既在西北，應在馬來半島，至於巨延洲在諸薄東北，應是婆羅洲。」（註三六）按薄歎又作波延，以產金著，薄歎殆為邦項（Pahang）乎？（註三七）（海錄：「邦項，古志多作彭亨……亦產金，而麻姑所產為最。」邦項亦作溢亨，[明實錄永樂五年十月] 蓬豐 [ 諸蕃志 ] 彭杭 [ 島夷志略 ] 與薄歎音相近。）

### 無倫國

神丹經云：「無倫國，在扶南西二千餘里，有大道，左右種桃榔及諸華果，白日行其下，陰涼蔽熱，十餘里一亭，亭皆有井水，食菱飯、蒲桃酒，木實如膠，若飲時以水沃之，其酒甘美。其地人多考壽，或有得二百年者。」

按御覽七九〇有「無論國」，引南州異物志：「無論有大道，左右種桃、枇杷及諸花果。白日行其下，陰涼蔽熱。十餘里一亭，皆有井水。食菱飯，飲蒲桃酒，如膠，若欲飲，以水和之，其味甘美。」通典一八八文略同。惟多「隋時聞焉」

註三四：小川博南方異物志輯本稿，以為此條乃出唐房千里之南方異物志，非出萬震書。

註三五：藤田豐八之葉調斯調及私訶條考，何健民譯本，頁568—569。又杉本直治郎書頁481。

註三六：陳序經扶南史初探頁148—150。

註三七：岑仲勉亦以波延為彭亨，見中外史地考證頁120。

一句，在「扶南西二千餘里」之上。神丹經當據異物志，惟易枇杷作桃榔。通典亦作枇杷樹，而菱飯作麥飯。無倫地望未詳。神丹經云：「（扶南）北款林邑，南函典遜，左牽杜薄，右接無倫。」又云：「自扶南頓（典）遜逮於林邑杜薄無倫五國之中」，其地在扶南之西，介於典遜、林邑間，不當遠至天竺。或以無倫爲緬甸之Prome。（註三八）此即有名之卑謬，八世紀驃國毗訖羅摩（Vikrama）王朝建都於此。謂其地在緬甸，似較合。有以印度貴霜王朝號茂倫者持相比擬，恐不可據。（註三九）

### 歌營國 蒲羅州

神丹經云：「歌營國，在句稚南，可一月行乃到其國，又灣中有大山林，迄海邊，名曰蒲羅，中有殊民，尾長六寸，而好啖人。論體處類人獸之間。言純爲人，則有尾且啖人；言純爲獸，則載頭而倚行，尾同於獸，而行同於人。由形言之，則在人獸之間。末（按淮南子地形訓「其人面末儂。」高注「末猶脊也。」）黑如漆，齒正白銀，眼正赤。男女裸形無衣服，父子兄弟姊妹，露身對面同臥，此是歌營國夷人耳。」

又贊云：「唯夫甲香螺蚌之倫，生於歌營句稚之淵。」

按御覽七九〇歌營國，引南州異物志：「歌營在句稚南，可一月行到，其南大灣，中有洲名蒲類，上有居人，皆黑如漆，齒正白，眼赤，男女皆裸形。（注引康泰扶南土俗：稱其「大載而去。常望海，過則遮舡，將鷄猪山菜易鐵器。」）

註三八：G. Coedès, "Histoire ancienne des Etats hindouisés d'Extrême-Orient", p. 94. 山本達郎書評セデス氏極東の印度化レた諸國の古代史（東洋學報31卷3號）。

註三九：杉本直治郎曾辨梁書中天竺傳「其王號茂論，與貴霜王號之 Murunda 及大月氏王「波調」之爲 Vāsudeva 諸對音問題。茂論乃當時王號之固有名詞。（杉本アジア史研究 I 頁511—514）太田常藏撰揮、無論、陀洹就りて（和田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頁223）主無論國即乾陀羅國，無論即王號之茂倫。不知乾陀羅即葉波之改名，神丹經自有葉波國，故無論不得爲乾陀羅國，且茂倫爲王號，與無論之爲國名，顯然二事，不得遽以牽合比附也。

太田氏以爲通典言「食麥飯」，而新唐書驃條云「無麻麥」。故不從山本達郎說以無論爲 Prome。按神丹經原作菱飯，異物志寫作「麥」，是不應作「麥」，故其說不可從。

許雲樵以無論爲 Bolor，即高僧傳（智猛傳）之波崙。（南洋史頁108註1），地在 Kashmir。然神丹經自有罽賓國，且其地不應產桃榔，故「無論」地望，以緬甸說較爲近是。



當爲神丹經所本。今以「中有洲名蒲類」一語證之，神丹經應於「名曰蒲羅」斷句。

洛陽伽藍記卷四：「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風土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及魏，亦未曾至也。今始有沙門菩提拔隨至焉。自云：北行一月，至句稚國，北行十一日，至孫典（即典遜）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強大，民戶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異，饑檳榔。」（御覽九七一引洛陽伽藍記作「南方歌營國最爲強大，民戶殷多」。蓋誤扶南爲歌營。）

御覽三五九引康泰吳時外國傳：「加營國王好馬，月支賈人常以船載馬到加營國，國王悉爲售之。若於路失羈絆，但將頭皮示王，王亦售其半價。」加營即歌營。御覽七八七有「蒲羅中國」，下云：「吳時康泰爲中郎，表上扶南土俗曰：拘利正東行極崎頭，海邊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曰蒲羅中國，其俗食人。」又卷七九一尾濮下：「扶南土俗傳曰：拘（原作枸）利東有蒲羅中，人人皆有尾，長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並西南，蒲羅蓋尾濮之地名。」（此按語非出康泰原書。）亦神丹經之所本，拘利即句稚也。

按通典卷一八七雲南尾濮下小註引扶南土俗傳云：「拘利東有蒲羅中，人人皆有尾……，按其地並西南。蒲羅蓋尾濮之地名。」是御覽卷七九一此段文字乃襲自通典邊防三南蠻上。其按語僅云：其地並西南，蒲羅下無「中」字。以通典同卷所見若附國、黑獺濮諸條按語爲例，明「按其地並西南」句以下，乃杜佑之語。鄭樵通志卷一九七亦有尾濮並注語，亦是鈔自通典。所引扶南土俗但作「拘利東南，有蒲羅，人皆有尾，長五六寸。」蒲羅下無「中」字，而按語作「按其地並在西南，蒲羅蓋尾濮之地名。」比通典多一「在」字，語意較明。

從各類書所引觀之，康泰扶南土俗傳所言之「蒲羅中國」，雖御覽兩見，通典、通志皆復載，實際僅爲同一來源，杜、鄭按語皆稱「拘利東有蒲羅，人皆有尾。」分明無「中」字，康泰原書今不可見，或原本無「中」字，但作「蒲羅」亦未可知。御覽七八七始爲標題作「蒲羅中國」。神丹經與異物志行文，多相類似，異物志云「有洲名蒲類，上有居人。」而神丹經云：「名曰蒲羅，中有殊民。」其「中有殊民」句，與「上有居人」，及上文之「中有大山林」，正爲同一句法。故神丹經原文，可從「名曰蒲羅」斷句，將中字連下讀。所云「中有殊

民」者，謂其中有殊異之民，以其有尾故也。神丹經既言「歌營國在句稚南，可一月行乃到其國。其灣中有大山林，迄海邊，名曰蒲羅，中有殊民，尾長五六寸，而好啖人。……此歌營國夷人耳。」可見蒲羅之殊民，宜在歌營國境內，再勘以異物志云：「歌營國在句稚南，可一月行到。其南文(大)灣有洲名蒲類。」是蒲類之即蒲羅，不成疑問。至於殊民，異物志云：「皆黑如漆，齒正白，眼赤，男女皆裸形。」神丹經云：「末黑如漆，齒正白[如]銀，眼正赤，男女裸形無衣服。」則蒲類洲上之裸民，自即蒲羅之殊民也。

加營國所在，藤田豐八葉調斯調及私訶條考謂即嶺外代答之故臨(Kulam)，因該書有「大食販馬，前來此國貨賣」之語，蘇繼頤以為故臨之開發在唐中葉，且與故書所記斯調之方位不合。曾舉四事以駁藤田氏，而主張其地為南印度西部內陸之加因八多(Koimbatour)區域，其附近之地，有名Koyampadi，或Koyammurturu者，歌營或加營即Koyam，乃上舉二名之省譯。(註四〇)伯希和則以為歌營決不可能在印度，否則月支馬可以遵陸，無須船載。謂加營當在馬來半島之南。並疑加營一名與訶陵(Kalinga)不無關係。(註四一)馮承鈞頗從其說，謂歌營得為爪哇。(註四二)岑仲勉以南州異物志記歌營有州名蒲頭(註四三)，其上居人，男女皆裸形。謂此歌營即今Nicobar羣島(明代載籍稱為翠藍嶼)。最重要之證有二：

- (1)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從羯荼北行十日餘，至裸人國。……彼此舶至，爭乘小艇，有盈百數，皆將椰子芭蕉及籐竹器來求市易，其所愛者但唯鐵焉。」與康泰扶南土俗記裸人「將雞豬山果易鐵器」相同。
- (2)通典一八八引扶南土俗傳：「加營國在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為火浣布。」諸薄即今爪哇，曰在其西，則宜在爪哇之西明矣。海錄「呢咕吧拉(Nicobar)北行約半日許，有牛頭馬面山……山頂似有火燄。」此土俗傳所以有火山之說。按薄刺州所以又名「勃焚」者，殆以此故。

註四〇：加營國考(南洋學報七卷一輯)。

註四一：關於越南半島的幾條中國史文(馮承鈞譯南海史地考證譯叢頁178)。

註四二：中國南洋交通史頁7。

註四三：南州異物志之蒲類，岑仲勉引御覽七九〇歌營國條作「蒲頭」。頭字實「類」字之誤。

是歌營不宜在印度，亦不在爪哇；以在爪哇西之羣島較為近是。

歌營國資料，除上述之南州異物志、神丹經、洛陽伽藍記、御覽引吳時外國傳數條而外，尚有下列：

(1)與斯調及姑奴之距離。

御覽卷七八〇引南州異物志：「斯調，海中洲也，在歌營東南可三千里。」

御覽卷七九〇引南州異物志：「姑奴，去歌營可八千里，民人萬餘戶。」

(2)與火山之距離。

藝文類聚卷八〇引玄中記：「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

(通典卷一八八火山條：「……又有加營國北，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與此文略同，已見上引。)

按斯調當在爪哇，(說詳下斯調條)姑奴即是古奴斯調，地在印度境內。斯調在歌營東南三千里，可見歌營應在爪哇西北，可能指今蘇門答臘羣島西北部地帶。又火山在加營國之北，諸薄之西；諸薄亦即爪哇(闍婆)之異譯，當蘇島之東南端，則在其西之加營，自指蘇島西北甚明。

加營國地位，既可確定在今蘇島西北部，而其更北諸島，正與今翠蘭嶼及晏達蠻羣島相接。疑吳、晉、六朝之加營國，其範圍應包有呢咕吧拉(即翠藍嶼)一帶，故裸國之薄類洲，地屬於歌營，南州異物志、神丹經所言，為不虛矣。

太平御覽七八八「薄刺洲」條引唐書云：「薄刺洲，隋時聞焉。在拘利南海灣中。其人色黑而齒白，眼正赤，男女並無衣服。一名勃焚洲。」所記亦與南州異物志相同，是薄刺州亦即蒲類州矣。

通典一八八有「薄刺國，隋時聞焉。在拘利南海灣中。其人色黑而齒白，眼睛赤，男女並無衣服。」又冊府元龜九五七外臣部：「薄刺洲在拘利南海中，一名勃焚洲。」記載皆同。藤田豐八謂「薄刺洲似即 Balus 之對音。義淨求法高僧傳之裸人國亦即指此。」(註四四)上舉各書關於蒲類、蒲羅、蒲刺一名之異稱，可列表如次：

註四四：藤田氏謂「此蒲刺似 Barusae, Balus 之對音。義淨之裸人國，阿刺伯人謂之 Lanja-balus。」(何健民譯南海交通叢考頁九〇)

<u>蒲類洲</u>	<u>南州異物志</u> ，一引誤作「 <u>蒲頭</u> 」
<u>蒲羅</u> （中有殊民）	<u>神丹經</u>
<u>蒲羅中國</u>	<u>御覽</u> 引 <u>扶南土俗</u>
<u>蒲羅</u>	<u>通典</u> 按語， <u>通志</u> 一九七引只作「 <u>蒲羅</u> ，人皆有尾。」
<u>蒲刺洲</u>	<u>通典</u> 引 <u>唐書</u> 、 <u>冊府元龜</u>
<u>蒲刺國</u>	<u>通典</u>

觀於上舉異文，可見蒲羅地望爲裸人國，殆無問題，康泰之蒲羅中國，亦即指此。通典、通志按語云：「其地並在西南，蒲羅蓋尾濮之地名。」此條原列於雲南與古郡尾濮間，因同屬於有尾而兼食人之殊民，故引以爲證，其意若謂「蒲羅及雲南與古郡之尾濮，同在西方地方。蒲羅亦有尾之族，故認爲即尾濮之地名。此處之蒲羅，自屬地名。許雲樵、岑仲勉謂蒲羅即巫語「島」之 Pulau，與杜佑等說不合。許氏更進而稱御覽七八七引扶南土俗「拘利正東行極崎頭海邊有居人。」訓「極崎頭」爲地之極端，相當於巫語之 Pulau Ujong，謂其地即今之新加坡。然崎字有二義，閩、潮人音崎如 Kia，俗指陡峭之高地；而集韻：「崎曲岸也。」岑仲勉訓「崎頭」指海灣之突出者。扶南土俗稱：「極崎頭海邊。」南州異物志拘利條則稱曰：「極大崎頭，出漲海中。」此自屬通名，與馬來、閩、潮語無關，應以岑說爲是。至於巫語之 Pulau Ujong，據巫語專家稱只有一小地名，位於馬來半島以北；與新加坡相去數百英里，宜許說之不爲人所信也。

御覽七八七四夷部八列目有「蒲羅中國」，又七八八國名又有「薄刺洲」，實爲重出。許雲樵馬來亞史於「蒲羅中國」下標其別名曰「梁祚魏國」。按御覽七九一「尾濮」下有三條：一引永昌郡傳，一引扶南土俗傳（文見上引），一引梁祚魏國統曰：「西南有夷，名曰尾濮」（下略）。是梁祚乃作者名，魏國統則書名也。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類有魏國統二十卷梁祚撰，祚北地泥陽人，卒於太和二年，事蹟詳魏書儒林傳。宋本御覽（中華本頁三五〇八），三書俱提行分段。許書或據誤本又讀爲「蓋尾濮之地，名梁祚魏國，統曰西南。」句讀及標點均非，（原書頁八六）故有此失，附爲訂正。許君解蒲羅之人有尾，其俗食人，引呂宋島山中，高山省三底村之 Bontok 人，今尙爲有尾民族，（註四五）而蘇島之峇查人（Batak）人，猶存吃人風俗，則極爲有趣。

註四五：許氏據故菲律賓大學 Beyer 教授供給資料，有尾人之圖片，載氏著馬來亞叢談頁 139。

瀛涯勝覽裸形國條云：「自帽山(Pulo Weh)南放洋，好風向東北行三日，見翠藍山(Nicobar)在海中，其山三四座，惟一山最高大，番名桉篤蠻(註四六)(Andaman)山，彼處之人，巢居穴處，男女赤體，皆無寸絲，如獸畜之形。」(馮承鈞校註本，頁三四)岑仲勉以歌營即義淨之裸人國，自羯荼(=吉打Kedah)北行至此約十日餘，海錄言閩人居吉德(即吉打)者，常偕吉德土番至此，此地與馬來半島交通情形，可以概見。海錄又云：「由此又北行，約半日許有牛頭馬面山，其人多人身馬面，是食人，海艘經過，俱不敢近。」牛頭馬面山或指桉篤蠻羣島，是其地向來有食人之傳說，與蒲羅之殊民好啖人之習俗亦合。

## 林 楊

神丹經云：「林楊在扶南西二千餘里，男女白易多仁和，皆奉道，用金銀為錢，多丹砂、硫黃、曾青、空青、紫石英，好用絳絹，白珠處地所服也。」

按：御覽七八七「林陽國」引南州異(物)志：「林陽，在扶南西七千餘里，地皆平博，民十餘萬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又引康泰扶南土俗：「扶南之西南有林陽國，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數千沙門，持戒六齋(齋)日，魚肉不得入國。一日再市，朝市諸雜米甘菓石密(蜜)，暮中但貨香花。」神丹經取材於南州異物志，而改奉「佛」為奉「道」。林陽則作「林楊」。

水經河水注引竺枝扶南記：「林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楊守敬疏：「外國傳稱從扶南西二千餘里到金陳，林陽則在扶南西七千餘里，是金陳在扶南之西，林楊又在金陳之西也。」神丹經稱林楊在扶南西二千餘里，據南州異物志及扶南土俗，知「二」為「七」之訛。神丹經謂無倫國在扶南西二千餘里，林楊故不能亦在扶南西二千餘里也。

水經河水注引康泰扶南傳：「昔范旃時，有潭陽國人家翔梨，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扶南，為旃說天竺土俗。」說者或以潭陽為林陽之異譯。(註四七)

註四六：桉篤蠻，諸蕃志作晏陀蠻，武備志航海圖作安得蠻。

註四七：馮承鈞以潭陽與堂明為同名異譯。(中國南洋交通史頁14。)杉本直治郎因以元史之穆陽，島夷志畧之淡洋比附潭陽；然淡洋在蘇門答臘，去扶南過遠(頁484—487)，茲不從其說。

然潭音徒感切，與林聲母不近。林陽一名，亦見御覽七九〇引〔交州以南〕外國傳：「從林陽西去二千里，奴後國，可二萬餘戶，與永昌接界。」奴後國未詳所在，以此條觀之，其地接近雲南，則林陽非在今之緬甸暹羅莫屬（太田常藏屈都昆考以奴後比擬緬甸附近之 Tagaung）。

陳序經撰猛族諸國考，引康泰資料，謂林陽即猛族所立之 Rammnadeça 或作 Rammanyadesa，desa 義為國或城，Rammanya 即林陽（或潭陽）之對音，林陽在扶南之西，即指今暹羅或其一部份以至緬甸與馬來半島北部一帶之地。（註四八）陳孺性引字巴信氏說緬甸中部之昆溼奴城遺址地區，即古之林陽國，亦以林陽即 Ramanna 之音譯，為猛族古國，其說是。粵音「林」讀為收閉口之 m，與 Ram 正合。

### 加 陳 國

神丹經云：「加陳國，在歌營西南海邊國。海水漲淺，有諸國梁人，常伺行人劫掠財物，賈人當須輩旅乃敢行。」

又云：「林楊加陳。」又云：「光鼻加陳。」

按御覽七九〇加陳國引南州異物志：「加陳，在歌營西南。」神丹經所言較詳。

「梁人」二字以下文推之，或指強梁之人。

加陳今地未詳。（註四九）

### 師 漢 國

神丹經云：「師漢國，在句稚西南。從句稚去船行可十四五日乃到其國，國稱王，

註四八：陳序經文，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58，2期頁74。又同氏著扶南史初探第十八章扶南與林陽，頁161。

岑仲勉謂依馬來語 t 與 l 轉讀之理，則潭陽可轉為林陽。今克老地峽北有地名 Htayan 或即其地。（中外史地考證頁128）尙乏確證。

太田常藏氏屈都昆考中對林陽國有詳細考證，列舉 G. H. Luce, D. G. E. Hall 等說。又謂林陽為緬甸 Telingana 之畧音，由 g 變 j 復變為 y，說頗牽強。

註四九：蘇繼頌加營國考定加營為南印之加因八多之畧稱，遂謂加陳應在沒來海岸，並假定為古里港南之 Kodunrilur。惟就神丹經所言道里次第，加陳不宜在南印。

皆奉大道，清潔脩法。度漢家威儀，是以名之曰師漢國。上有神仙人，及出明月珠。但行仁善，不忍殺生，土地平博，民萬餘家。多金玉硫黃之物。」

按：御覽七九〇有師漢國引南州異物志：「師漢國，在句稚西。從〔句〕稚去，行可十四五日乃到其國，亦稱王，上有神人及明月珠，但仁善不忍殺生。土地平博，民有萬餘家。」神丹經文字全同，蓋據此。

師漢國皆奉大道，必為佛教國家。神丹經謂以有度漢家威儀，故名曰師漢國。如以對音言之，「師漢」與「Siha」音最相近，故「師漢國」即 Sihadīpa，乃古錫蘭之異譯，支婁迦讖譯雜譬喻經作「私訶疊」云：「海中有一國，名私訶疊，中多出珍寶。」是也。亦作「私訶絜」「私呵條」，伯希和考訂為錫蘭，精確無疑。「師漢」與「私訶」、「私呵」，亦是一音之變。神丹經稱自句稚船行十四五日可到師漢國，揆以道里，亦復相合。

### 扈 犁 國

神丹經云：「扈犁國，古奴斯調西南，入大灣中七八百里，有大江，源出崑崙，西北流東南注大海，自江口西行，距大秦國萬餘里，乘大船載五六百人，張七帆，時風一月乃到大秦國大道以中。」

按此條乃合下列諸記載綴成：

- (1)水經河水注引康泰扶南傳：「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中七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口逕西行，極大秦也。」
- (2)御覽七七引吳時外國傳：「從加那調州乘大〔伯〕船，張七帆，時風一月餘日乃入〔秦〕大秦國也。」（北堂書鈔一三八引，略同。）
- (3)御覽七九〇有扈利國，引南州異物志：「扈利國在奴調洲西南邊海。」

枝扈黎亦作拔扈利，史記大宛傳正義引括地志：「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恆伽河。」河水注引康泰扶南傳：「恆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恆水也。」按恆河（Ganges）別名稱 Bhāgirathi，「拔扈利」即其對音，知枝扈利之「枝」，乃「拔」之寫誤。杉本直治郎謂：拔扈利可讀作 Bat-gu-di，孟加拉傳說於恆河地區呼為 Bāgdi，Pāla 王朝銘文有 Vyāghratati，Prākṛit（俗）語作 Vagghādi，Bengali 語作 Bāgdi，漢譯作「拔扈利」。Bhāgirathi 今稱

Hughli, H = B之轉化。其說是。神丹經省稱拔扈利為「扈犁」，與Hughli音尤相近。所言之大灣，即指孟加拉灣矣。（註五〇）

神丹經謂「扈犁國，古奴斯調西南。」「斯」字因下文「斯調國」而衍。當作「古奴調」，與「迦那調洲」及「加那調洲」為一名之異譯，詳下「古奴斯調國」條。

### 斯調國 炎（火）洲

神丹經云：「斯調國，海中洲名也。在歌營國東南可三千里。其上有國王，居民專奉大道，似中國人。言語風俗亦然。治城郭市里街巷，土地沃美，人士濟濟。多出珍奇金銀白珠琉璃水精及馬珂。又有火珠，大如鵝鴨子，視之如冰，著手中洞洞如月光照人掌，夜視亦然，以火珠白日向日，以布艾屬之承其下，須臾見光火從珠中直下。……斯調洲土東南望，夜視常見有火光照天，如作大冶，冥夜望其火光之照也，云是炎洲所在也。有火山，冬夏有火光。」

又贊云：「蘭艾斯調。」

按御覽七八七有斯調國，引南州異物志：「斯調，海中洲名也。在歌營東南可三千里，上有王國城市街巷，土地沃（沃）美。」與神丹經前半相同。

斯調有火山及火流布，屢見於記載。略舉如次：

- (1) 御覽七八七引萬震南州異物志：「斯調國又有中〔火〕洲焉。春夏生火，秋冬死。有木生於火中，秋冬枯死，以皮為布。」
- (2) 史記大宛傳正義引萬震南州志：「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世謂之火流布。」
- (3) 魏志三少帝紀裴注引異物志：「斯調國有火州，在南海中。……有木……采其皮以為布，……投火中，則更鮮明也。」（御覽八二〇引異物志略同。）
- (4) 洛陽伽藍記四：「斯調國出火流布，以樹皮為之，其樹入火不燃。」
- (5) 通典一一八引扶南土俗傳：「加營國北，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取木皮績為火流布。」「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燃。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為布。……」

註五〇：黃楸材西轎日記「進扈枝黎江口，向東北行，曲折百餘里，二點鐘到卡里格達 (Calcutta)。」又印度筆記「其南港口曰固支黎」，亦即扈枝黎之異譯。



- (6)御覽七八六引外國傳：「扶南之東，漲海中有大火洲。洲上有樹，得春雨時皮正黑，得火燃樹皮正白，紡績以作手巾，或作燈注，用不知畫。」
- (7)藝文類聚八〇引郭氏玄中記：「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取柴以爲薪，燃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流布。」(御覽八六八引略同)
- (8)梁書扶南傳：「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
- (9)山海經大荒西經郭璞注：「今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者)薄國，東五千里有火山國……。」
- (10)列子湯問釋文引異物志：「新調國有火州，有木及鼠，取其皮毛爲布，名曰火流。」「新」字乃「斯」之音訛。
- (11)劉欣期交州記：「波斯王以金釧聘斯調王女也。」(御覽七一八引，嶺南遺書會釧輯本。)

所謂火洲、大火洲、炎山、自然火洲、火山國，即神丹經所言斯調國東南之炎洲。

斯調國所產，除火流布外，尚有鹽、摩厨木、白珠、金牀、琉璃等。

鹽：御覽七八七引康泰扶南土俗：「斯調洲灣中有自然監(鹽)，累如細石子，國人取之，一車輸王，餘自入。」

又八六五引吳時外國傳：「漲海州有灣，灣中常出自然白鹽，嶧嶧如細石子。」

摩厨：御覽九六〇引異物志：「木有摩厨，生於斯調……彼州之民，仰爲嘉肴。」(齊民要術卷十、證類本草卷二三引略同。)

白珠、金牀：御覽六九九引吳時外國傳：「斯調王作白珠交結帳金牀，上天竺佛精舍。……」

又八一引吳時外國傳：「斯調國作金牀。」北堂書鈔一三二引(朱)應志：「斯調國王作白珠交給帳，遣遺天竺之佛神。」

琉璃：御覽八〇八引廣志：「琉璃出黃支、斯調、大秦、日南諸國。」

斯調之地望，學者討論至繁。要以費瑯及藤田豐八兩家之說，最具影響。費瑯以爲斯調即葉調(Yavadvipa)，亦即爪哇。藤田豐八撰葉調斯調及私訶條考，以爲斯調乃私訶條、私訶疊之省略，亦即錫蘭(Sihadipa)。馮承鈞不聽藤田之說，謂以斯調爲私訶條

之省稱，未免牽強。以爲葉調與斯調，非指一地，各書所記斯調，核其方位，（按宜近諸薄國。）與錫蘭島並不相合。東漢永建六年（一三一）葉調國王入貢，自指爪哇，而斯調殆指爪哇東南之一島。馮氏之說如此。（中國南洋交通史頁六）今考神丹經言，諸薄爲闍婆國，已指爪哇，則斯調當別爲一地，應在今日東印度羣島，其地今日尚多火山也。如萬丹國（Bantam）有火燄山（海錄卷中），南海多火山，其地名Gonung Api（義爲火山）或Tanjung Api（義爲火岬）者不一而足，諸薄東五千里之火山國，可以萬丹之火燄山當之。火浣布之傳說，（註五一）已肇於漢（如三輔黃圖「連昌宮」）其來源有西域（華陽國志，搜神記十三）南海（萬震異物志）之異。魚豢魏略謂出於大秦，張勃吳錄則稱日南之火鼠。魏文帝以爲天下無火浣之布，著之典論。然晉泰康二年，殷巨於廣州牧滕侯處，見大秦所進火布，因撰奇布賦（藝文類聚八五）以紀其事（註五二）。火浣布本爲石綿（Asbestos）乃礦物性纖維，張勃稱爲火鼠，乃誤爲動物性，猶之西方謂爲火蛇（Salamander）也。若斯調國所產，諸書皆謂爲火山樹木，則誤爲植物性矣。御覽八二〇布帛部「火浣布」僅引異物志：「斯調國出火木」一條，據上所考，斯調火山火布相同之記載，不止十事，咸稱「斯調」，無一作葉調或私訶條者，足證藤田氏以斯調爲錫蘭即「私訶條」之省稱一說之不確。且以火山所在觀之，斯調宜在今東印度羣島明矣。斯調異文，僅列子釋文作「新調」而已。

再異物志言「木有摩厨，生於斯調」，（註五三）費瑯以爲「摩厨」即爪哇語之Maja。神丹經記斯調所產有火珠，御覽八〇三引唐書「婆利東有羅刹國……其國出火珠，狀如水精，日午時以珠承影，取艾依之即火出。」婆利即爪哇東之Bali，此亦斯調地望當近爪哇之證。

註五一：參 B. Laufer, "Asbestos and Salamander, essa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 T'oung Pao, 1915. 謂火浣布起源在馬來。

愛宕松男馬哥李羅遊記中の火浣布（東方學28輯），于景讓譯（大陸雜誌34卷8期）。

註五二：殷巨系出於吳。祖殷禮吳零陵太守。父殷興亦仕吳。巨事吳爲偏將軍。入晉，歷蒼梧交趾二郡太守。

註五三：石聲漢齊民要術今釋（第四分冊）「摩厨」條，論摩厨非Maja。又謂斯調不在大海，恐誤。蓋南州異物志明言「斯調，海中洲名也。」至扶南土俗之言「斯調洲灣中」云云，亦可視爲海灣，不得如石氏說爲內陸海岸。斯調之必在南海，最要論證爲斯調及杜薄附近皆有產火浣布之火洲；而杜薄之爲爪哇，則誠不刊之事實。

## 隱 章 國

神丹經云：「隱章國，去斯調當三四萬里，希有至其處者。數十年中，炎洲人時乘船船往斯調耳。云火珠是此國之所賣有也。故斯調人買得之耳。又有丘陵水田，魚肉果稼，粢梁豆芋等。又有麻厨木，其水如松，煮其皮葉，取汁以作餌，煎而食之，其味甜香絕美，食之如飴。又使人養氣，殆食物也。」

按隱章國一名僅見於此。其地與斯調通商，又產火珠，唐書稱羅刹國出火珠，不及隱章國。

## 大 秦 國 拂 林

神丹經云：「大秦國在古奴斯調西可四萬餘里，地方三萬里，最大國也。人士焯燁，角巾塞路，風俗如長安人。此國是大道之所出。談虛說妙，臂理絕殊，非中國諸人輩作，一云妄語也。道士比肩，有上古之風。……始於大秦國人，宗道以示八遐矣，亦如老君入流沙化胡也。從海濟入大江，七千餘里乃到其國。天下珍寶所出。家居皆以珊瑚為稅櫺，琉璃為牆壁，水精為階阼。昔中國人往扶南，復從扶南乘船，船入海，欲至古奴國，而風轉不得達，乃他去，晝夜帆行不得息，經六十日乃到岸邊，不知何處也，上岸索人而問之，云是大秦國。」

按神丹經大秦此段資料，略同於晉書九七四夷傳之大秦傳。晉書云：「大秦一名犁鞞……居宇皆以珊瑚為稅櫺，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史記大宛傳正義引萬震南州志，亦稱「居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牆壁，水精為礎寫。」初學記二四引南州異物志：「大秦國以榴璃為牆〔則〕也。」御覽一八八引南州異物志：「大秦國以水精為寫」，皆出自萬震之書。神丹經此段所言之大秦，指海西羅馬之大秦，可以無疑。故云「大秦在古奴斯調（即印度之迦那調洲）西可四萬餘里」，誇言道里之遠。又神丹經云「自天竺月支以來，名邦大國若扶南者，十有幾焉，且自大秦拂林地各方三萬里。」拂林所在，世所熟悉，無待考證。隋西域僧伽佛陀繪有弗林圖人物器樣一卷，見佩文齋畫譜，（卷九十五）。元朱德潤存復齋集有異域說，言佛晷國「其域當日沒之處，土地甚廣。有七十二酋長，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神丹經以大秦與拂林連稱，在天竺月支之外，此處之大秦，非指印度甚明。又贊云：「青木天竺，鬱金罽賓。蘇合安息，薰陸大秦。」

以大秦與安息並列，其指羅馬明矣。杉本直治郎氏以爲御覽七七一引吳時外國傳，「時風一月餘日，從迦那調州可至大秦。」疑里數未合，因謂大秦與南印度之 Dakshina 音近。（註五四）馮承鈞輩亦有相同說法，以大秦即佛國記之達嚨。今觀神丹經本文云「地方三萬里」，可以知其不然。沉達嚨（Dakshināpatha）之境域，見於大戰書（Mahābhārata）原且不包括南印 Pāndyas 國，據 R. G. Bhandarkar 所考證，僅指說 Marāthi 語之區域。（見氏著 *Early History of the Dakkan*）所指甚狹，安能與大秦地方三萬里者相比擬乎？達嚨與大秦牽混問題，說詳余另文達嚨考。神丹經此段文字，一九三七年，Henri Maspero 嘗譯成法文，並附考證，謂此經乃僞託葛洪撰，間亦鈔襲萬震書，其記大秦事多不確，仍以其指海西東羅馬之大秦也。（註五五）

### 古奴斯調國

神丹經云：「古奴斯調國，去歌營可萬餘里，土地人民有萬餘家，皆多白皙易長大。民皆乘四輪車，車駕二馬或四馬，四會所集也。舶船常有百餘艘，市會萬餘人，晝夜作市。船行皆靡號鳴鼓吹角，人民衣服如中國無異。土地有金玉如瓦石，此國亦奉大道焉。」

按御覽七九〇有姑奴國，引南州異物志：「姑奴去歌營可八千里。民人萬餘戶，皆乘四輪車，駕二馬或四馬，四會所集也。舶船常有百餘艘，市會萬餘人。晝夜作市。船皆鳴鼓吹角，人民衣被中國。」異物志但稱姑奴國，里數作八千。神丹經云「扈犁國，古奴斯調西南」，而御覽引南州異物志：「扈利國在奴調洲西南邊海。」水經河水注引康泰曰：「安息、月支、天竺至迦那調洲，皆仰此（石）鹽。」是其地宜在印度扈利之東。康泰云「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故其地似在緬甸西南沿岸。（註五六）

註五四：見杉本直治郎：東南アジア史研究 I 頁 494，岑仲勉於水經注卷一箋校亦有是說。

註五五：“Un texte chinois sur le pays de Ta-t'sin (Orient romain)”, *Melanges Maspero*, Vol. II (Le Caire, 1937). 後改題 “Un texte taoïste sur l'Orient Romain”, 收入氏之遺書第三集 *Etudes historique* (Paris, 1950).

註五六：岑仲勉又以迦那調爲 Kra，可備一說。許雲樵云：「迦那調洲較拘利爲近。既言西南入大灣，似在今緬甸西南隅。正法念處經有 Kanadvipa 一洲，爲閻浮提旁五百小洲之一。（南洋史頁 105）」

神丹經言「古奴斯調」，除上引二條外，尚云「大秦在古奴斯調西可四萬餘里。」

（註五七）亦有但稱「古奴」者，如云：

「師漢、扈犁，斯調、大秦、古奴、察牢、葉波、麗賓」。

「昔中國人往扶南，後從扶南乘船，船入海，欲至古奴國」。

古奴，自即南州異物志之「姑奴」。

洛陽伽藍記卷四：「（菩提）拔陁云：「古有奴調者，乘四輪馬爲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爲之，其樹入火不燃。」蘇繼頌謂：「今本伽藍記有倒植，應作「有古奴調國」。古奴調可還原爲梵文 Kurndvipa，「調」字爲梵文 dvipa 之省譯，其義爲洲，亦可訓國。今按「古奴調國」一名，既揭有「國」字，仍存「調」字者，亦如康泰之「伽那調洲」，既稱「調」而又呼「洲」也。伽藍記自以作「有古奴調國」爲是。

是知「古奴調國」，即「迦那調洲」或「加那調洲」，而「姑奴國」及「奴調洲」則爲其省譯。（參扈犁國條引文。）神丹經之「古奴斯調」與 Kurndvipa 不合，斯字當爲衍文，蓋因「斯調」一名而衍也。表之如次：

古奴(斯)調國		(神丹經)	
古奴		調國	(伽藍記)
姑奴		國	(異物志) 神丹經亦作「古奴國」
伽那		調洲	(康泰扶南傳)
(加那)			
奴		調洲	(異物志「扈利國」條)
Dvipa			

## 察 牢 國

神丹經云：「察牢國，在安息、大秦中間，大國也。去天竺五千餘里，人民勇健，舉一國人自稱王種，國無常王，國人常選耆老有德望者立爲王。三年一更，舉國尊之。土地所出，與天竺同，尤多珍物，不可名字。察牢國人，自慕其地土，生不出國遠行。人民安樂，國無刑殺，惟修仁義福德爲業，甚雍雍然也。」

註五七：古奴斯調，Maspero 譯作兩國：“des royaumes de Kou-nou et de Sseu-t'iao (Ceylon).”  
(Etudes Historique, p. 102.)

按御覽七九〇有察牢國，引南州異物志：「察牢在安息中間，大國也。去天竺五千里，人民勇健，舉國人皆稱王種。國無常王，國人常選耆老有德者立為王。三歲一更舉。土地所〔出〕，與天竺同。慕其土地，不出國遠行。」蓋即神丹經所本。御覽引「察牢在安息中間」。似當據神丹經於「安息」下補「大秦」二字。察牢今地不可考。以音求之，疑是車離國，見魏略西戎傳後漢書九十八：車離作「東離」，云：「其國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

### 葉波國

神丹經云：「葉波國去天竺三千里，人民土地有無，與天竺同。」

按葉波一名，見宋書及梁書。宋書南夷傳：「呵羅單國治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鑽，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梁書中天竺國傳：「（天竺）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亦作業波。魏書西域傳：「乾陀（Gandhwa）國在烏菴西，本名業波，為嚧噠（Hepthalites）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Tegin），臨國已二世矣」。（北史九十七同）宋雲行紀：「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為嚧噠所滅，遂立勅勳為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則又作「業波羅」，實為 Yopala 之對音。業波則其略也。（註五八）嚧噠侵乾陀羅，約當五世紀下半，此書仍稱葉波國，則其資料寫成應在此之前。沙畹於行紀箋註稱：太子須太拏經謂太子為葉波國濕波王之子，業波、葉波似為同國之名是也。（註五九）

葉波既改稱乾陀羅，法顯行傳作健陀羅，水經注作健陀衛，所引釋氏西域記作健陀越，玄奘西域記作健馱邏。其國包有今巴基斯坦白沙瓦（Peshawar）附近之地。

### 罽賓國

神丹經云：「罽賓國在月支西北，大國也。……外地人有石彥章者，久居扶南。數往來外國。云曾至罽賓，見首蓓山，不能高大也。……洪按此山，必是長生之丘阜也。」

註五八：參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1963，頁209—210。

註五九：沙畹宋雲行紀箋註，馮承鈞譯本（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六篇）頁42。

按罽賓，漢武時始通中國。漢書西域傳：「其地西北與大月支，西南與烏弋山離接壤。」說者謂其地即今印度北部之 Kāsmira。烈維與沙畹合著罽賓考，謂「罽賓之原音，應為 Kapil(a) 或 Kapir(a)。據希臘學者 Ptolémée 之地理著作，克什米爾名 Kaspèria，漢名以為罽賓，亦不足異。(註六〇)

惟藤田豐八說以為漢之罽賓應在唐之建跋羅迤西，約與「迦畢試」(Kapis)相當(說見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神丹經：「罽賓次於葉波(即健跋羅)之後，云在月支西北」。而月支在天竺北可七千里，此罽賓又在月支之西，是此罽賓不得為克什米爾，似可為藤田說張目矣。  
扶南與罽賓之交通，他書不載，此條足補其缺略。

## 月 支

神丹經云：「月支在天竺北可七千里。駝馬珍物如天竺。土地高涼，皆乘四輪車，駕四五或六七，輓之在車無小大，車有容二十人。有國王稱天子。都邑人乘常數十萬，城郭宮室與大秦相似。人形胡而絕潔白，被服禮儀，父慈子孝，法度恭卑，坐不蹲踞。如此，天竺不及也。或有奉大道者。中分地亦方二萬里。多寒饒霜雪，種薑不生，仰天竺薑耳。無蠶桑，皆織毛而為紗縠也。犬羊毛有長二三尺者，男女通續用之。」  
又贊云：「萎蕤月支。」

按史記大宛傳大月氏國條正義引萬震南州志：「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乘騎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御覽七九三引異物志：「月氏俗乘四輪車，或四牛或八牛，可容二十人，王稱天子。」凡此皆神丹經所本。萬震南州異物志諸種輯本(註六一)，皆不及類書所引之「異物志」，今按神丹經多

註六〇：罽賓考，見 *Journal asiatique*, 1895。馮承鈞譯本(《史地叢考》頁108—112)。

其他罽賓有關重要之論著如下：

P. C. Bagchi, "Ki-pin and Kashmir", *Sino-Indian Studies*, II (1946-7), pp. 42-53.

L. Petech, "Chi-Pin", *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the Shui-Ching-Chu* 之附錄 p. 63-80, 1950, Roma.

註六一：有陳運溶輯本，麓山精舍叢書第二集；小川博南州異物志輯本稿(《安田學園研究紀要》第二、三號。)

據萬震書，疑此條異物志即南州異物志，如是則南州異物志輯本，可補者多矣。漢書九十六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後漢書作藍氏城，在巴達克山（Badakhshān）地域。自張騫還漢後，大月氏逾媯水（Oxus）取藍氏為都。此後大月氏則為吐火羅（Tokhares）矣。公元四五〇年，其王南侵北天竺，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神丹經仍分葉波國與月支為二，所記資料，應在此以前。

## 安 息

神丹經云：「安息在月支西八千里，國土風俗，盡與月支同。人馬精勇，土方五千里，金玉如石，用為錢。國王死，輒更鑄錢。有犬馬，有大爵。其國左有土地，百餘王治別住，不屬月支也。」

又贊云：「蘇合安息。」

按漢書西域傳：「安息國，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註六二）。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當為神丹經所本。

古安息即指 Parthia 之 Arsacides，安息國名首見於史記大宛傳。趙汝适諸蕃志安息香條云：「通典敘西戎有安息國。」僅引通典，不及此經。梁書中天竺傳：「其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即 Storax，產於小亞細亞。）隋書波斯傳載波斯產蘇合。按安息當周隋之時為波斯薩珊王朝，故隋書稱「波斯產蘇合」，神丹經成書在前，故云「蘇合安息」也。

## 優 錢

神丹經云：「優錢在天竺東南七千里。土地人民舉止，並與天竺同。珍玩所出，奇瑋之物，勝諸月支。」「乃說邦國，厥數無原。句稚歌營，林揚加陳。師漢扈犁，斯調大秦。古奴察牢，葉波闕賓。天竺月支，安息優錢，大方累萬，小規數千。過此以往，莫識其根。」

又贊云：「蘭艾斯調，幽穆優錢；餘各妙氣，無及震檀也。」

按優錢他書作優鈹。御覽七八七引康泰扶南土俗：「優鈹國者，在天竺之東南五千五百里。國土熾盛，城郭珍玩謠俗與竺司」（按當作「天竺同」）又云：「攢跌

註六二：御覽七九三引作「有大馬大爵」，是。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並同。



(鮑本作橫跌)國在優鉞之東南。城郭饒樂，不及優鉞也。」神丹經似本諸康泰書，而三處並作優錢。且以「優錢」與千、根爲韻，又一以「優錢」與「震檀」協韻，鄙見由用韻知其作「錢」，應較御覽兩處所引之作「鉞」，更爲可據。宋本御覽於優鉞國下接記橫跌國，字並從金作「鉞」，殆由「錢」轉寫爲「鉞」。他書引御覽或作「優跋」，乃更誤「鉞」爲「跋」矣。

橫跌(跌)國，在優錢之東南，經考證與擔袂、摸跌實同一地，即 Tamatipti (= Tamlük)。(註六三)優錢在天竺東南，與天竺同俗，必在印度境內，可能即烏爹(島夷志略)即烏荼(大唐西域記)。漢譯梵文，每以憂、烏譯 u，如烏菴國(uddiyāna)亦作「憂長」(梁寶唱名僧傳)是其例。今吳語仍讀「錢」字如 di，故優錢之爲烏荼，似有可能。烏荼，梵文 Udra, Odra, Pakrit 作 Oḍḍa，烏荼必爲 Oḍḍa 之對音。印度東海岸 Orissa 之古名也。

伯希和謂「摸跌」「優鉞」二名，似其原地名中有 Mahādelupat 之可能，但不知在何處。設所言之天竺係指印度，則其東南五千里之優鉞國(註六四)，應在恆河以東，混慎出發之摸跌，(指御覽三四七引吳時外國傳記扶南之先，有摸跌國人混慎得神弓事)既在優鉞東南，則宜在馬來半島東岸。(註六五)對於「優鉞」一名無從復原。今神丹經三處作「優錢」，可資比勘之助，故余敢斷言「鉞」乃「錢」之誤也。

神丹經所記諸國里程：

象林縣過日南四五百里，立兩銅柱爲漢南界。

林邑南可三百里，爲西圖國。

出日南壽靈浦，由海正南行，晝夜不住十餘日乃到扶南。扶南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

典遜在扶南南去五千里。

註六三：水經河水注引康泰扶南傳：「……恆水江口有國，號擔袂，屬天竺，遣黃門字興爲擔袂王。」杉本直治郎考證擔袂、橫跌、摸跌皆一名之異寫，即西域記之耽摩栗底國。

註六四：杉本氏論「優鉞即印度之「羯羅拏蘇伐刺那國」，以其在耽摩栗底西北七百餘里。其地梵名 Karṇa (耳) Suvarṇa (金)，謂優鉞 = Su-Var，乃蘇伐刺那之畧稱，說甚迂迴，(杉本氏書頁501—511)今所不取。

註六五：見氏著關於越南半島的幾條中國史文，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叢，頁171。

典遜去日南二萬里，扶南去林邑似不過三千七八百里。

（舶船發壽靈浦口，調風晝夜不解帆十五日，乃到典遜〔高張四帆〕，一日一夕，行二千里。）

杜薄，闍婆國名也。在扶南東漲海中洲，從扶南船行，直截海度，可數十日乃到。

無倫國在扶南西二千餘里。

林陽國在扶南西二（七）千餘里。

句稚國去典遜八百里有江口。

歌營國，在句稚南可一月行，乃到其國。灣中有大山林迄海邊，名曰蒲羅，中有殊民，尾長六寸。……是歌營國夷人耳。

加陳國，在歌營西南，海邊國。

師漢國，在句稚西南，從句稚去，船行可十四五日乃到國。

扈犁國，古奴斯調西南，入大灣中七八百里，有大江。自江口西行，距大秦國萬餘里，乘大舶載五六百人，張七帆，時風一月乃到大秦國。

斯調國，海中洲名，在歌營國東南可三千里。

隱章國，去斯調當三四萬里。

大秦國，在古奴斯調西可四萬餘里。

古奴斯調國，去歌營可萬餘里。

察牢國，在安息大秦中間，去天竺五千餘里。

葉波國，去天竺三千里。

屬賓國在月支西北。

月支在天竺北可七千里。

安息在月支西八千里。

優錢在天竺東南七千里。

按通典一百八十八海南序略，言「朱應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尠」。是未采及神丹經資料可知。其稱隋時聞焉之國，計有投和、丹丹、邊斗、都昆、拘利、比嵩、杜薄、薄刺、火山、無論等國，除投和、丹丹而外，均見於神丹經。太平御覽卷七百九〇南蠻諸國名與神丹經相同者，有無論、句稚、歌營、加陳、師漢、扈利、姑奴、察牢、西屠均見異物志。卷七百八十七有蒲羅中國、優鉢、斯調、林陽諸國，多見康泰扶南土俗，

兩書所列各國先後，不加倫次，不若神丹經之條秩有序，故略揭其書中所記諸國里程，列舉以供參考。

#### (四) 丹經贊之香藥資料

香藥自海舶輸入，盛於唐世。(唐闕史記蘭陵崔公統戎番禺，而夷佔幅輳；至於長安寶貨藥肆，咸豐衍於南方之物，即其一證。)唐人因作南海藥譜，詞人李珣亦撰海藥本草，而論香藥貿易史者，追溯原初，僅及李唐而止。(如日人山田憲太郎所作東西香藥史是。)此經之末有贊，載衆香產地，乃極重要之香藥文獻，而未見引用。茲錄原文如次，並略爲注釋。范曄撰和香方序，已云「蘇合安息」(宋書六九)，與此贊文同。衆香雜類，各自有原。

木之沈浮，出於日南。

御覽九八二引南州異物志：「沈木香出日南，欲取當先斫壞樹，着地積久，外皮朽爛，其心至堅者，置水則沈，名沈香；其次在心白之間，不甚堅精，置之水中，不沈不浮，與水面平者，名曰棧香；其最少龜白者，名曰繫香。」香要抄本引略同。又梁書林邑傳：「林邑國者，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出瑇瑁、貝齒、吉貝、沈木香，……置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次不沈不浮者，曰籬香也。」政和證類本草十二沈香條：通典「海南林邑國，秦象郡林邑縣。出沈香沈木。」本草綱目三四引宋蘇頌圖經本草：「沈香青桂等香，出海南諸國及交廣崖州。沈懷遠南越志云：交趾蠻香樹，彼人取之，先斷其積年老木根，經年其外皮幹俱朽爛，木心與枝節不壞，堅黑沈水者，即沈香也；半浮半沈，與水面平者，爲鷄骨香……」沈香，學名爲 *Aguilaria agallocha*。

都梁青靈，出於典遜。

香要抄本引南州異物志：「藿香出典遜，海邊國也，屬扶南，香形如都梁，可以著衣服中。」香藥抄裏書引本草綱目十四引嘉祐本草略同。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亦引，然多訛奪；詳前「典遜」條。又御覽七八八引唐書：「頓遜國出霍香，插枝便生，葉如都梁，以裋衣。」按都梁乃蘭之別名，御覽九八二引盛弘之荆州記：「都梁縣有小山，山水清淺，其中生蘭草。俗謂蘭爲都梁，即以號縣。」此言都梁出典遜，因藿香形似蘭，故稱爲都梁也。石戶谷勉中國北部之藥草謂藿香似爲印度之 *Pogostemon purpurascens*。(沐紹良譯本，頁100)

鷄舌芬蘿，生於杜薄。

香要抄本引南州異物志：「鷄舌香出杜薄州，云是草花，可含香口。」香藥抄引同。御覽九八一引南州異物志作：「鷄舌出在蘇州，云是草花，可含香口。」「在蘇」自是「杜薄」之訛。同卷又引吳時外國傳：「五馬洲出鷄舌香。」七八七「馬五洲」條引康泰扶南土俗：「諸薄之東有五洲，出鷄舌香，多華少寶。」諸薄即杜薄也。本草綱目三四引唐陳藏器本草拾遺：「鷄舌香與丁香同種，花實叢生，其中心最大者為鷄舌，擊破有順理而解為兩向，如鷄舌，故名；乃是母丁香也。」又引蘇恭唐本草：「鷄舌香……出崑崙及交州愛州以南。」又引李珣海藥本草：「丁香生東海及崑崙國。」石戶谷勉謂丁香即 *Eugenia aromatica* 之乾製花蕾，鷄舌香則為其未熟之果實。

幽蘭茹來，出於無倫。

無倫國見前。幽蘭茹來，不詳。

青木天竺。

御覽九八二引南州異物志：「青木香出天竺，是草根，狀如甘草。」重修政和證類本草引同，香字抄、香要抄本、香藥抄引略異。御覽又引廣志：「青木出交州天竺。」徐襄（衷）南方記：「青木香出天竺國，不知其形。」南夷志：「南詔青木香，永昌所出，其山名青木山，在永昌南三月日程。」（註六六）本草綱目十四引名醫別錄：「木香生永昌山谷。（陶）宏景曰：此即青木香也，永昌不復貢，今皆從外國舶上來，乃云出大秦國，今皆以合香，不入藥用。」唐本草：「此有二種，當以崑崙來者為佳，西胡來者不善。」圖經本草：「木香生永昌山谷，今惟廣州舶上有來者，他無所出。」按青木香蓋 *Saussurea laffa* 之根也，原為 Kashmir 之土產。（註六七）

鬱金鬪寶。

香要抄本引南州異物志：「鬱金香，出鬪寶國。國人種之，先取上佛，積日萎爛，乃棄去之。然後賈人取之。鬱金色正黃而細，與扶容（按：御覽作芙蓉）華

註六六：日本續群書類從第三十輯卷八百九十四為香字抄。在第三十一輯之卷八百九十五為香要抄，卷八百九十六本為香藥抄，卷八百九十六末為香藥抄裏書，共四種。南夷志即唐樊綽蠻書，今本文字畧異，參向達蠻書校注（一九六二），頁一九六。

註六七：參馮承鈞諸蕃志校注（一九四〇），頁一二五；中國北部之藥草，沐譯本頁一二。

裏披蓮者相似。可以香酒，故天子有鬱酒也。」香藥抄引同。御覽九八一引有奪文。本草綱目十四引作楊孚南州異物志。又香字抄引遁鱗記：「鬱金香，是樹名，出罽賓國。其花叢取花安置一處，待爛，壓取汁，介物和之爲香，花稻猶有香氣，亦用爲香也。」鬱金香，學名 *Cureuma longa Macrophylla*。

蘇合安息。

御覽九八二引續漢書：「大秦國合諸香，煎其汁，謂之蘇合。」廣志：「蘇合出大秦；或云蘇合國人採之，釜其汁以爲香膏，賣滓與賈客；或云合諸香草煎爲蘇合，非自然一種也。」政和證類本草十二引陶隱居云：「俗傳云是師子屎，外國說不爾；今皆從西域來。」又引唐本草：「此香從西域及崑崙來。」馮承鈞諸蕃志校注引 *Hirth* 及 *Rockhill* 說：「今蘇合香油乃 storax 油，產於小亞細亞之 *Liquidambar orientalis* 中。古代中國所識之蘇合，出大秦國。案希臘語名此物曰 sturaz，漢名蘇合，殆其對音，蓋西利亞 *styrax officinalis* 之產物也。隋書八三波斯傳載波斯產蘇合。（按：周書五十波斯傳同。波斯即安息。）梁書五四與中天竺傳云：其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採蘇合，先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蘇合安息」一語，劉宋范曄已言之。

薰陸大秦。

本草綱目三四引掌禹錫嘉祐本草：「按南方異物志云：薰陸出大秦國，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木膠流出沙上，狀如桃膠，夷人採取，賣與商賈，無賈則自食之。」御覽九八二引南方草木狀：「薰陸香出大秦，云在海邊，自有大樹生於沙中，盛夏樹膠流出沙上，夷人採取，賣與賈人。」（註六八）注：「南州異物志同，其異香（按：爲「者」字之訛）惟云：狀如桃膠。」香要抄本、香藥抄裏書引略同。御覽又引魏略：「大秦出薰陸。」廣志：「寄六出交州，又大秦海邊人採與賈人易穀，若無賈人，取食之。」政和證類本草十二引唐本草：「薰陸香形似白膠香，出天竺單于國。」本草綱目引宋陳承本草別說：「西出天竺，南出波斯等國……薰陸是總名，乳是薰陸之乳頭也。」夢溪筆談二六亦

註六八：今本南方草木狀作：「薰陸香，出大秦，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樹膠流出沙上，方採之。」各書轉引徐表南州異物記，或作徐裏，按徐表、徐裏，均爲徐裏之訛。參和田久德徐裏の南方草木狀について（岩井博士古稀紀念典籍論集）。

云：「薰陸即乳香也，本名薰陸，以其滴下如乳頭者謂之乳頭香。」馮承鈞諸蕃志校注：「譯注（註六九）以乳香為華語 *olibanum* (*frankincense*) 之通稱，阿剌壁語名香藥曰 *luban*，猶言乳。又以薰陸為譯名，出阿剌壁語之 *kundur*，或梵語之 *kunduru*，末引本草綱目三四，摩勒香、杜嚕香、多伽羅香三名。伯希和以為薰陸是華名，縱為譯語，所本語言尙未詳，要與阿剌壁語名無關係也。摩勒對音未詳；杜嚕如為梵語咄魯瑟劍 *turuska* 之省譯，然為蘇合，而非薰陸；多伽羅對音是 *tagara*，乃為零陵香，亦非薰陸也。」

咸自草木，各自所珍。或華或膠，或心或枝。

唯夫甲香，螺蚌之倫，生於歌營、句稚之淵。

御覽九八二引南州異物志：「甲香，螺屬也。大者如甌，面前一邊，直撓長數寸，圍殼岨嵒有刺。其掩可合眾香燒之，皆使益芳，獨燒則臭。甲香一名流螺，謂〔諸螺〕（原脫，據香要抄末補）之中流最厚味。」香要抄末及重修政和證類本草二二引略異。御覽又引廣志：「甲香出南方。」西京雜記述趙飛燕女弟遺飛燕三十五物，有「青木香、沈水香、香螺卮」。香螺卮下原注：「出南海，一名丹螺。」香螺卮當亦即甲香。

萎蕤月支。

本草綱目十二引名醫別錄：「萎蕤生太山山谷及邱陵。宏景曰：今處處有之，根似黃精，小異，服食家用之。」李時珍亦云：「處處山中有之。」不悉神丹經作者因何而謂萎蕤出月支也。

硫黃都昆。

重修政和證類本草三引南州異物志：「流黃香出南海邊諸國。今中國用者從西戎來。」御覽九八二引吳時外國傳：「流黃香出都昆國，在扶南南三千餘里。」注：「南州異物志同。」又引廣志：「流黃香出南海邊國。」（齊民要術十引南方草木狀「都昆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著實，八九月熟如雞卵，出九真交阯。」都昆樹當以產於都昆得名。）

註六九：按指 Hirth 及 Rockhill 之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白附師漢。

證類本草十一白附子條引陶隱居云：「此物乃言出芮芮」按即蠅蠅。又引唐本草：「本出高麗，今出涼州以西，蜀郡不復有。」本草綱目十七引海藥本草：徐表(衷)南州異物記云：「生東海新羅國，及遼東。苗與附子相似。」白附子究爲何物，學者意見不一。(註七〇)惟高麗新羅與師漢，東西遙遙，不知神丹經作者何以繫合一談也。

光鼻加陳。

加陳國見前。光鼻，不詳。

蘭艾斯調。

蘭艾，不詳，疑爲蘭草及艾納之合稱。御覽九八二引樂府歌：「行胡從何來？列國持何來？穉穉五味香，迷送(按爲「迭」之訛)艾納及都梁。」都梁即蘭。

幽穆優錢。

優錢國見前。幽穆，不詳。

餘各妙氣，無及震檀也。

震檀，即真檀，梵名 Candana，參諸蕃志檀香條。

計神丹經末述及香藥一十五種：除四種不詳(幽蘭茹來、光鼻、蘭艾、幽穆)，二種疑記載有誤(萎蕤、白附)，一種已見宋書范曄傳(蘇合)，餘八種見南州異物志。

## (五) 結 論

(一) 神丹經所據

昔 Henri Maspero 嘗選譯神丹經記大秦國事，並謂經文多出萬震南州異物志；所言是也，惟未加闡述。本文三、四兩節於神丹經各條所據，已有考釋，特眉目未清，茲彙錄如次：

(i) 神丹經文與南州異物志相同者：

「扶南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自立爲王，諸屬國皆君長。王號炮到，大國次王者號爲鄱歎，小國君長及王之左右大臣皆號爲崑崙也。」——御覽七八六引南州異物志，較略。

註七〇：參中國北部之藥草，沐譯本，頁四三至四四。

「典遜在扶南南去五千里……今屬扶南。」——御覽七八八引南州異物志，五千里作三千餘里。

「（無倫國）有大道……其酒甘美。」——御覽七九〇引南州異物志，無倫作無論，「種桃榔食菱飯」作「種枇杷食麥飯」。「句稚國去典遜八百里……水淺而多慈石。」——御覽七九〇引南州異物志，「典遜」誤作「典遊」。

「大崎頭出漲海中……慈石不得過。」——御覽九八八引南州異物志，少異。

「歌營國在句稚南……男女裸形。」——御覽七九〇南州異物志，較略。

「林楊在扶南西二千餘里……昔奉道。」——御覽七八七引南州異物志，略同。

「加陳國在歌營西南。」——御覽七九〇引南州異物志，同。

「師漢國在句稚西南……民萬餘家。」——御覽七九〇引南州異物志，同，惟不及師漢之命名。

「扈犁國，古奴斯調西南。」——御覽七九〇引南州異物志：「扈利國，在奴調洲西南邊海。」

「斯調國，海中洲名也……土地沃美。」——御覽七八七引南州異物志，同，惟不及「奉大道」事。

「（大秦國）家居皆以珊瑚為悅櫛……水精為階苑。」——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萬震南州志，同。初學記二四及御覽一八八引南州異物志，不全。

「古奴斯調國，去歌營可萬餘里……衣被中國。」——御覽七九〇引南州異物志，同，惟「古奴斯調」作「姑奴」，「萬餘里」作「八千里」。

「察牢國在安息大秦中間……不出國遠行。」——御覽七九〇引南州異物志，同。

「月支……土地高涼。」「國王稱天子……天竺不及也。」——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萬震南州志，同。

「（月支）皆乘四輪車……車容二十人。有國王稱天子。」——御覽七九三引異物志，同。

(ii) 神丹經文采取南州異物志者：

「木之沈浮，出於日南。」「都梁青靈，出於典遜。」「鷄舌芬羅，生於杜薄。」

「青木天竺。」「鬱金鬪賓。」「薰陸大秦。」「唯夫甲香、螺蚌之倫，生於歌營、句稚之淵。」「硫黃都昆。」——詳「經贊之香藥資料」。

「又有麻厨木……殆食物也。」——齊民要術十引南州異物志：「木有麻厨，生



于斯調國，其汁肥潤，其澤如脂膏，馨香馥郁，可以煎熬食物，香美如中國用油。」御覽九六〇引，及本草綱目三一引本草拾遺轉引，文字略異，一作異物志，一作陳祈暢異物志贊。未悉確為萬震書否？

(iii) 神丹經文與康泰書相同者：

「(杜薄)女子織作白疊花布。」——御覽八二〇引吳時外國傳，同。

「蒲羅中有殊民……而好啖人。」——御覽七八七引康泰扶南土俗、七九一引扶南土俗傳，略同。

「扈犁國，古奴斯調西南，入大灣中七八百里……時風一月乃到大秦國。」——水經河水注引康泰扶南傳，北堂書鈔一三八、御覽七七一引吳時外國傳，略同。

「優錢在天竺東南七千里，土地人民舉止，並與天竺同。」——御覽七八七引康泰扶南土俗，「優錢」作「優鉞」，「七千里」作「可五千里」。

(iv) 神丹經文與唐書相同者：

「杜薄，闍婆國名也，在扶南東漲海中洲……皆著衣服。」「以金為錢貨。」——御覽七八八引唐書，少異。

(v) 神丹經文與漢書相同者：

「(安息)國王死……不屬月支也。」——漢書西域傳，略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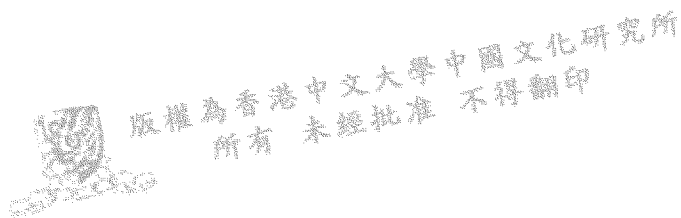
是神丹經作者於南州異物志取材獨多，亦嘗參據康泰書。又自附錄之「地名異譯表」，可知神丹經之地名，除見南州異物志及康泰書外，又多同於洛陽伽藍記及梁書。(梁書海南諸國傳頗多原出康泰書。)

(二) 神丹經在古地理研究上之價值

釋道二藏，卷帙浩繁，今人雖知其為學界鴻寶，讀者終鮮，而研習道藏者尤少。故神丹經一書，自法儒馬伯樂於一九三七年將其中大秦國節譯成法文，並附考證，謂此經乃偽託葛洪撰，間亦鈔襲萬震南州異物志，其記大秦事諸多不確，且斷為六世紀之作品；治域外地理者於此經鮮見引證。然此經記外國地理之重要，乃在於記載西南諸國里程，並排比其先後，得一條貫。康泰、萬震之書，既非完帙，類書所引，一鱗一爪，莫由審其經緯。此經大半鈔自萬震，其資料之素材，可信為依據三世紀之紀錄，不容忽視；此其價值一也。此經記扶南、典遜、林邑、杜(社)薄、無倫五國，而不及訶羅陁(宋元嘉七年入貢)、婆皇(元嘉二十六年獻方物)、婆達(元嘉二十六年入貢)、槃槃(元嘉入貢)、丹丹(梁中大通二年入貢)、狼牙脩(天監十四年遣使奉表)諸國，可見並無

屢入劉宋以來之南海事蹟，且從書中用韻觀察，決不能遲至六世紀；此其價值二也。域外地理，古書記載簡略，方向既多約略之辭，文獻復稠疊，類相因襲，故莫切要於鳩集相同之記載，互為校覈，以定其從違。此經取材多自康泰萬震，持與類書徵引者參校，頗多可釐正者，如句稚國條可明宋本御覽「與遊」乃「典遜」之訛。又由扈犁國條，可證傳本洛陽伽藍記「古有奴調國」應作「有古奴調國」；此其價值三也。經末述贊眾香產地，為早期香藥史之重要文獻；此其價值四也。由此四端，具見此經之值得重視。雖馬伯樂曾論述於前，而探究未周，不妨再事研索。比年整理港大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對此經發生興趣，瀏讀太平御覽，采輯益多，其東西學者對各地名曾論列者，略為引證推勘；以此經可提供當代南洋史家未用之資料，故不自量，掇為斯篇。惜南海地理非所夙習，於地望所在，但取成說，加以評釀，而不敢妄斷，徒有纂文之勞，實蔑釋地之功，踳謬之處，俟鴻博之匡正云。

一九六一年初稿，六九年重錄改定



天一閣舊藏明鈔道藏零本

大清金液神丹經卷下  
抱朴子  
述  
昔洪曰洪曾見人撰南方之異同記外域之  
竒生雖粗該近實而所履蓋淺甚不足甄四  
遐之妖逸銘殊方於內目哉洪既因而敷之  
使流分有測徹其廣視書其名域令南北審  
定東西不惑然混沌既分兩儀剖判天之所  
覆地之所載四海之內八荒之外蕩蕩乎其  
柔不可得而究陰陽所陶日月所照青生素  
質蚊行蠕動漫漫乎共衆不可得而詳也昔  
禹治洪水十有三年跨歷九州徵召荒要然

附 錄

太清金液 神丹經	南州 異物志	異物志	康泰所撰書	交州以南 外國傳	外國傳	竺芝 扶南記	林邑記	郭玄中
西 圖		西 屠		西 屠	西 圖		西 屠	
典 遜	典 遜 (又訛作 與遜)		頓 遜 (扶南傳)			頓 遜		
都 昆			都 昆 (吳時外國傳)		屈都乾		屈 都	
比 嵩								
句 稚	句 稚		拘利(扶南 土俗、扶南 傳)					
杜 薄	杜 薄 (又訛作 在蘇)		諸 薄 (吳時外國傳 扶南土俗)	(諸簿) (諸轉)				諸
無 倫	無 論							
歌 營	歌 營		加 營 (吳時外國傳 扶南土俗)					加
蒲 羅	蒲 類		蒲羅中 (扶南土俗)					
林 楊	林 陽		林 陽 (扶南土俗)		林 陽	林 楊		
加 陳	加 陳							
師 漢	師 漢							
扈 犁	扈 利		枝扈黎 (扶南傳)					
斯 調	斯 調	斯 調	斯 調 (扶南土俗、 吳時外國傳)					
隱 章								
古奴(斯)調	奴 調 洲		加 奴 調 洲 (吳時外國傳)					
古 奴	姑 奴		迦 那 調 洲 (扶 南 傳)					
察 牢	察 牢							
葉 波								
優 錢			優 錢 (扶南土俗)					

說明——常見地名而諸書少異者，若扶南、林邑

異譯表

街之 伽藍記	姚思廉書	隋書 (御覽引)	唐書 (御覽引)	杜佑 通典	廣志	其他
	西圖 (今本訛 作西國)					西屠(吳錄、吳都賦)
孫 詵作 孫詵 (孫典)	典頤 孫遜		頤遜	典頤 遜遜		頤遜(窮神秘苑)
	屈都昆	都昆 雅 (都軍)		都昆 軍		都昆(南方草木狀) 都君(太平寰宇記) 屈都昆(晉書地道記)
		比嵩		比嵩		
雅	九拘 雅利	九拘 雅利	拘利	九拘 離利		
	諸薄		杜薄 社婆(唐書 南蠻傳)	杜薄 諸薄	諸薄	耆薄(大荒西經郭注) 諸薄(徐衷南方記)
				無論		
營				加營		
			蒲勃 刺洲	蒲勃 刺洲		勃焚洲(抱朴子)
						拔屬利(括地志) 固支黎(印度笈記)
調					斯調	斯調(應志)
奴 調 范氏 本)						
波羅	葉波					葉波(宋書、太子須臾經) 業波(魏書)

天竺、闍賓、月支、安息，未列入此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The "T'ai-ch'ing chin-i shen-tan ching" and Southern Ocean Geography

(A Summary)

JAO TSUNG-I

The Taoist text *T'ai-ch'ing chin-i shen-tan ching* (道藏 Vol. 582) is mentioned in the *I-Wen Chih* of *Sung Shih* (宋史藝文志). It deals with alchemic procedures. The preface discusses the *Tao* and explains the effect of the *Chin-tan* (金丹), elixir. The work consists of three volumes. The third volume is alleged to have been narrated by Ko Hung (葛洪), who is supposed to have visited distant and foreign lands from Fu-nan to India, Parthia and Ta Ch'in (Eastern Rome). There is, however, no evidence of Ko Hung's visit to these foreign countries in his biography in *Chin-Shu* (晉書). We only know that he did stay about ten years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China during his second visit to Kwangtung from 331 to 343 A.D.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ight have travelled as far as Fu-nan in these twelve years. No source indicates the date of this work, but according to the rhyme system employed in some passages of the work, it is probable that it was composed not later than the Sung and Liang Dynasty (about the fifth century).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paper is to stress the value of this work for historical-geographical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o try to solve some problems connected with these studies.

1.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records regarding the distances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is given. This shows that the records preserve some earlier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which is more useful than the fragments taken from the works of K'an T'ai and Wang Chên's work, although most of it was in fact derived from these works.

2. A textual criticism could be done according to the variants of the names of country appearing in each passage as well as repeated in other sources. For example, 與遊 should be 典遜, 優鉞 should be 優錢.

3. The locality of names of country could be identified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place name given in the text itself. For example, Tu Po (should be Shê Po) is the name of Java (杜[社]薄, 闍婆國名也).

4. The date of this work can be traced in the manner in which places were named. For example, the name Yopo (葉波) shows that it must have appeared before the time of her extermination by the Hephthalites, thereafter it is known as Gandhara (5th century). The Ming manuscript of the *T'ai-Ch'ing Chin-I Shen-Tan Ching* preserved formerly in T'ien-I Ko (天一閣), is now kept in the Fung-Ping-Sh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is used for the task of textual criticism in this paper.